

# 少年中國

“THE YOUNG CHINA”

第 四 卷  
第 一 期

民國十二年三月

每期一角五分  
全年一元五角

## — 要 目 —

社會主義與個人	李 璜
我們的工作	王光祈
法蘭西民族之天才與其前途	周太玄
詩人微尼評傳	黃仲蘇
江戶之春	田 漢
羅蜜歐與朱麗葉	田漢譯
會員通信	方東美, 李 璜
附錄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分售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少 \* 年 \* 中 \* 國 \* 學 \* 會 \* 叢 \* 書 \*

人 心

“Notre Cœur”

著 者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李劫人譯黃仲蘇校

全一冊價一元二角

羅蜜歐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著 者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田漢譯「莎翁傑作集」第二種—

全一冊印刷中

小 物 件

“Le petit Chose.”

著 者

都德 Alphonse Daudet

李劫人譯黃仲蘇校

全一冊一元二角

古 動 物 學

“Conférences de Paléontologie”

著 者

補勒教授 M. Boule

周太玄譯

全一冊價八角

哈 孟 雷 特

“HAMLET.”

著 者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田漢譯「莎翁傑作集」第一種—

全一冊價五角

法 國 文 學 史

—自十八世紀至今日—

[插入文學者肖像二十一幅]

李璜編

全一冊價一元二角

沙 樂 美

“Salomé”

著 者

王爾德 Oscar Wilde

田漢譯, Beardsley 畫。

全一冊價六角

人 的 研 究

“Personnalité biologique de L'homme”

[插圖六十幅]

佛利野德博士 Jean Friedel 著

周太玄譯

全一冊印刷中

嘉 爾 蠻

“Carmen”

著 者

梅禮美 Prosper Mérimé

田漢譯 René Bull 畫

全一冊印刷中

經 濟 學 要 旨

“Premières

Notions d'Economie Politique”

季特教授 Charles Gide 著

李璜譯

全一冊印刷中

上海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分發行所  
棋盤街中市 各省分局

## 社會主義與個人

李 璜

我在少年中國月刊第三卷第十期發表了那篇「社會主義與社會」的文字以後，接着家鄉裏一個老同學的信；這個同學算是我素所敬服的，他對於國家運命的前途也算得一個有心的人。他的信說道：

“……數年以來，政爭兵禍，無有寧時，民生凋敝達於極點；乃聞二三有志之士有馬克斯社會主義之主張，欲以多數平民之力合抗武人，取得政權，國脈民生將共賴於此舉。弟對於馬克斯之說素無研究，閱北京上海雜誌報紙，漸有人攻擊其說之謬，謂不宜於現代之中國。今閱足下在少年中國上所發表之「社會主義與社會」亦覺有中國不宜遽行馬氏之說之意。不知除馬氏學說外，尚有較宜實行於中國之社會主義否？貴學會現正研究，必有所得以為世倡。弟亦有心着手研究，足下能為我介紹一二本簡明之經濟學或社會主義譯本則非常感謝……”

我復他的信的大意是：

“……弟所發表文字非欲攻馬克斯社會主義之短，乃欲與同人真正的盡研究社會主義的責任。因既欲實行一種前人的學說，則與自出心裁不同，必先力求了解，然後庶免自欺欺人之誚。國中主張共產主義者雖不乏曾經研究之人，但大半以感情用事或利用主義者居多；其主張最激烈者，即是最不了解其所主張之妄人。動曰滅產，曰廢國，彼實不知產為何物，國為何事。知之，必不言之如此其易也。……馬克斯之說所以能頭撲不破者在其唯物史觀持之自故而言之成理，但學者已病其忽略精神與個人創造方面。今所謂新馬克斯共產主義（Communisme néo-

marxisme)，其唯一得意之作便是「狄克推多」，盡棄馬克斯唯物史觀之價值而事事不惜假強暴之力。如列寧託羅斯基之於俄，不問其國是否到工業社會化的程度，乃強家庭經濟之小農以實行集產，故未有不敗者。

……以吾國今日政府的腐爛，非經一次政治上的大流血不足以更新面目洗滌心腸；未來之政治大革命又必帶社會主義的色彩，此為弟所敢預言。但非薄民治而只知有工人專政之集產主義則非弟所敢贊同；挾片面的公道主張而欲使全社會一時之間共就其一定之範圍，直是暴君之行，必致社會瓦解。蓋此種英雄式之社會改革家多不明社會的實際與人生之複雜，而將天下事太看得簡單。故弟極願敝會同志於研究社會主義時多留意社會實際與個人生活。一種社會主義能與此二者相調劑則不難得自然的發展，否則徒使二十世紀最有希望之社會改革的主張又將為中國多數所詬病耳！……”

本來真正的社會主義與個人自由是不相衝突的，不但不相衝突，並且可以說他是為個人自由而從事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就是因為資本主義足以妨害個人的自由發展，因此他才有個人的經濟解放的主張。一個德國的社會學者說得好：“沒有自由主義在中間，社會主義是不堪想像的：社會主義根本該當是自由主義的；他所含的個人解放的思想實為我們生活的存在與其發展所必需的條件。”（見 Ziegler La question sociale est une question morale）如果我們不否認這個根本的說法，我們商量社會主義的時候便該當（一）不取宗教主義的形式，（二）不假專制強迫的力量。因為這兩種手段都是與社會主義的根本思想——個人自由——相衝突的。

甚麼叫作宗教教義的形式呢？就是不問個人的志願和活動，主張一種一成不變的說法，以個人自由的志願為無足輕重，而以這種說法為各種社

會皆應取的一定趨向。現在一種強力施行的集產主義便好像柏那圖（Platon）的說法一樣：「城市至尊，個人至卑」；個人並不是為個人而存在，簡直是為社會而存在。有這種教義的想法，於是才會相信社會萬能，政府可以為人民包辦一切，於是才有命令式的集產主義的實現。在普魯士王家正盛的時代，日爾曼民族統一的觀念非常發達。順着這個潮流，因之有康德（Kant）一派的個人附屬於社會的道德學說，黑智爾（Hegel）一派的政府萬能的議論，兼之李斯特（List）的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德國大生效果，所以德國學者倡言社會主義大都不能不趨重政府的能力；國家社會主義自不待言，即馬克斯的集產主義又何能免偏重政府權力之弊。

我不想在這裏多批評集產主義，不過要想指明馬克斯的說法是有本于德國民族性和他當時的潮流，不能認為一種教義，隨處可以傳佈，而不問其他的民族性能夠容受與否。譬如以法國的民族性比較尊重個人的活動，便與馬克斯集權的說法不能相容。蒲魯東（Proudhon）本是馬克斯的好朋友，他也是社會主義的健者，但他在這裏便與馬克斯分離了：“他愛自由甚於他愛公道，”他與其贊成那種“暴民的，警察式的假社會主義的政治”他寧肯不要社會主義。他甚至說：“共產主義者，你藏着罷，你在我面前使我難受”

主張「狄克推多」的集產主義者口裏常說他所用的強暴的手段是暫時的，是與他的目的不相妨的。假霸道以行王道，已經不能得多數的同情，況且所謂暫時，究竟為好多時光。如果目的地的平等公道尚離得很遠，而長久叫人暫時忍受不平等不公道，這未有不生出反感而大家解體以去的。況且集產主義者所主張的公道完全是片面的公道。因為他着想時，只見到靜的社會一面而忘却動的個人。靜的社會本是各個動的個人的志願所要求而集成成的。主張社會主義首先便該當留意到個人，個人的

生活如此其繁複，個人的願欲如此其切己！萬不是集產主義的「狄克推多」者打着平等公道的旗幟，便可以使許多個生活志願成爲一律的。

但是他們說人類自私性是很危險的。不錯，我們都知道人類自私性是很危險。但是要知自私性是人類活動的中心，只能調劑之使不足以爲惡，不能勉強壓迫之，使他不能得相當的發展。野蠻的社會，未進化的社會，社會學家所謂機械式的連帶作用(Solidarité mécanique)的社會便是壓迫一部份人的自私性而使其他一部份人自私性盡量發展。但是人類愈進化，分工愈繁複，彼此相需要之事既多，彼此相重視之情愈切，於是乃由機械式的連帶作用變爲自動的連帶作用(solidarité organique)。在今日文明的社會裏，精神的生活與物質的生活，一個人所需要的事物非常之多，那能不承認構成這許多事物的各種工作的價值呢！

集產主義既趨重唯物的觀念，眼裏便只看見那工廠內田地裏弄機器的才算工作，才算勞動者。其餘勞心志，竭精神，直接的或間接的爲人類盡力者都一概以「紳士」二字抹殺之；這未免太不與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藝術家……等留餘地了！要知在社會的動的 (dynamique) 一面看來，用腦力爲人類謀更大更永的幸福的工作，與用體力在工廠勞動八點鐘，究竟誰的效果要大一些？前面已經說過，人類精神需要的急切繁多是與物質需要不相上下的，爲甚麼唯物觀的集產主義者只珍重別人栽白菜蘿卜而不珍重別人種芍藥牡丹呢？

唯物觀的集產主義者最鄙視的是安閒，而這些思想家藝術家却非得許多的安閒去涵泳構思不可；他們愛把價值與勞力拿來放在秤盤兩端，要比量得清清楚楚，而這些思想家藝術家的工作恰恰是一時或永久都不能比量的。法國近今一個哲學家甫野(Fouillée)把這個意思比擬得很好。他說：“我們究能够把精神的工作用權力來規定麼？我們能够叫雨果 (V.

Hug.) 從早七點鐘便開始作詩，或是到九點鐘便停止嗎？我們怎麼去量牠的價值？天才的思想往往在經濟上沒有甚麼價值的。……當加里來 (Galilée) 發明木星的陪座星 (satellites de jupiter) 的時候，集產主義的規定價值者能夠料定他這個發明是適用於測最準的圖而免却許多商船的危險嗎？別人的安閒，以至於偷閒，在作手工的人看來是如何的可耻，但在另一面看來，還是有他的社會的需要和益處。如果衆人都曲着背去弄犁頭或機器，便不會有這些思想家，這些所謂遊手好閒的人如蘇格那底 (Socrate)，如亞爾西麥得 (Archimède)，如拉卜那斯 (Laplace)，更不會有如丹丁 (Dante)，如莎士比亞 (Shakespeare)，如拉馬爾丁 (Lamartine) 這一些人。” (見甫野的 *Le travail mental et le collectivisme matérialiste* 文中)

總結上面所說的意思，就是我們商量社會主義的時候：

- (一) 不可以忘却個人生活的繁複與個人願欲的切要；
- (二) 須知道精神工作的價值是與體力工作的價值一樣的重要；

因此我們採取社會主義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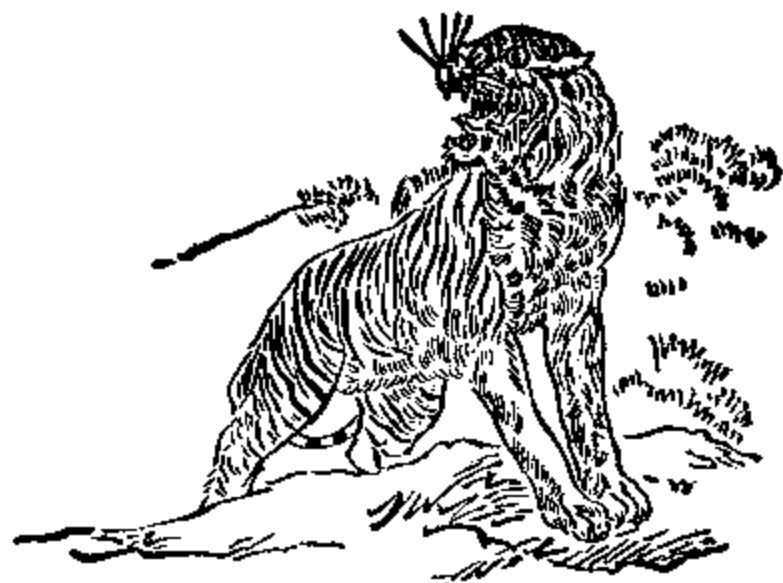
- (一) 不宜有集產主義的唯物觀的態度，
- (二) 不宜有新馬克斯派一階級專政的想法。

況且中國人歷史上的習慣——或者可以說歷史上的長處——是不假政府之力而富於個人進取。現在欲一時之間，用強力，完全使中國人的生活聽一政府支配，一政府包辦，必定會使多數驚而反走，終無所成。

總之，在原則上自由競爭 (libre concurrence) 之有弊害，在現狀下經濟組織之不人道，我們都是很了然的。社會革命的注目，特別在經濟的改革，使人人能獲得機會上的平等，這也是我們及身便感覺到而深表同情的。但是在達到這個改革目的的手段上，我們該當特別留意，仔細商量。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說得好：“在目的上可以原諒手段，這個話不是真實的。在真的進步上說來，手段還比目的更重要呢。——因為目的常常不容易便達到，並且不能圓滿的達到。……至於手段或是照着正誼的步調，或是照着強暴的法則，便可以表現人的精神。”（見「少中」第三卷第十期）

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巴黎





# 我們的工作

王光祈

我們相信要創造『少年中國』。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能包辦的。所以我們主張『社會分工』。換言之。每一個人或每一個團體對於社會。都要有他的特殊工作。我們又相信要創造『少年世界』。亦不是一個民族所能包辦的。所以我們又主張『國際分工』。換言之。每一個民族對於世界。都要有他的特殊工作。因此之故。我們便不能不常常自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團體對於社會，世界。究竟分了一種什麼特殊工作？』

我們所分的特殊工作。便是下列兩種。

(一)中國農民階級改造運動

(二)亞洲弱小民族自決運動

我們何以要從事這兩種運動呢？第一。我們以為無論一種什麼完美的『主義』。皆要有一種健全的『人』，才能應用。可惜我們中國的『士農工商』。把這個『人』字的工夫都還沒有做到。現在可是好了。上海的資本階級。已經起來了。一部分之智識界外交家已與之努力聯合了。我們預料在不久期間。中國的政權要轉移到所謂『商教階級』之手了。換言之。『士商兩種人』。都有享受『人的生活』之一日了。用不着我們擔憂了。至於我們中國的工業。現在雖不發達。但是直接為中國資本家作奴隸，間接為外國資本家作牛馬，的工人。亦漸漸的不少了。現在可是好了。廣州一部分工人已經有了團結了。一部分之青年已經組有共產黨作其先驅了。我們預料所謂『人的生活』亦漸漸要輪到『工』人了。亦用不着我們擔憂了。我們眼看着，現在所被人忘却的。只有

一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農人了。他們對於『人的生活』大概是沒有分了。但是他們却占了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這便不能不使我們擔憂了。因此之故我們不能不敬告一般資本家。你們努力發展工商。我們並不反對。但是你們不要忘記你們工商的原料，是我們農人所生產出來的。不先有我們農人。便沒有了你們工商家。我們掉過頭來又敬告一般共產黨。你們主張共產。我們並不反對。但是你們不要忘記列寧的話。『農民是共產主義的仇敵』。若有了我們農人。便沒有了你們共產黨。你們若要實現共產主義。便不可不先在我們農民身上用一番大工夫。我最愛的青年朋友們呀。我們不可不立在資本家與共產黨的中間。從事這種改造農民生活——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預備工夫。這便是我們所以要從事第一個特殊工作的原故了。第二。我們以為無論講什麼大同主義世界主義。首先要每一個民族皆須撐得起腰來。現在有許多人高談世界主義。對於英美德法工人之不平待遇。常抱無限同情。而對於我們四週圍的弱小民族。一個個快被人壓迫死了。我們却毫不動心。法國『人道報』至今猶常常提及中國臺灣人民。代為伸訴苦況。而中國報上早已不見臺灣二字了。朝鮮革命。日本志士。尚肯從中幫助。而中國青年則只是袖手旁觀。我們真是沒有同情心的人類呀！我們既號為亞洲的文化古族。我們以人口幅員而論又負有糾合亞洲各弱小民族與世界列強對抗的天然資格。從今以後。我們再沒要高談怎麼樣幫助英美德法工人了。只是研究我們怎麼樣扶助我們四圍的弱小民族。鄉隣有難我們應該披髮纓冠而往救之。若是亞洲的弱小民族撐得起腰桿來了。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失了殖民地勢力的憑藉。亦自然會倒了。這便是我們所以從事第二種特殊工作的原故了。

## 我們的工作

我們以上述兩種特殊工作自責。社會上亦以此兩種工作責我們。若能成功便是我們的『素志得償』。若不成功。則社會上亦可宣布我們罪狀。說『責有攸歸』了。

最近我們參與德國『國際青年團』時。曾在場中散佈一種傳單。說明少年中國學會的旨趣。我現在把他譯錄如下。以作本文的結論。

### 『少年中國學會傳單』

我們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我們的責任 我們以為若要實現我們的理想。須經過國際的與社會的兩種分工。

#### (一)國際的分工。

(a) 我們以為若欲改造全世界。則每一個民族皆須努力先自振拔。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們負有創造少年中國之責任。因此之故。『少年中國』的意義。不是一種國家主義的。而是一種世界主義的。這是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第一種責任。

(b) 我們以為若欲使全人類皆得着幸福。則每一個民族皆負有扶助其他弱小民族脫離壓迫的責任。我們居在亞洲。所以我們負有扶助我們鄰居。如高麗，印度，安南，波斯，阿富汗，俄羅斯之類，的責任。因為他們朝夕呻吟於我們左右的原故。這是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第二種責任。

#### (二)社會的分工。

(a) 因為我們欲將全力應用在社會方面。所以我們不加入政府及議會。換言之。我們的運動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社會的。這是我們在社會分工中的第一種責任。

(b) 中國是農業國。農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假如我們欲改造全中國。那麼。我們第一應先改造農民。因此之故。我們一方面從事農民教育。他方面則擬組織一理想經濟之模範村。使全國受其影響。此種模範村之集合。即是我們的少年中國。這是我們在社會分工中的第二種責任。

#### 我們的會員

因為我們不願立在任何宗教基礎之上。所以我們會內沒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

因為我們不願參加現在中國政治運動。所以我們會內無官吏議員。而且我們獨立於一切政黨之外。

因為我們欲求各民族之相互了解。所以我們會員百分之六十。在外國留學或作通信記者。

因為我們欲改造農民思想。所以我們一部分會員從事農民教育。

因為我們反對一切國內國外強權。所以我們有一部分會員從事革命事業。

總而言之。我們的工作。是創造『少年中國』之預備工夫。創造『少年中國』。是創造『少年世界』之預備工夫。我們希望表同情於我們的人們。與我們共同工作。

少年中國學會駐德代表王光祈

柏林馬利杜夫街十六號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

# Die Jung-China Vereinigung

## Unsere Ziel:

Schöpfung eines Jung-China durch soziale Bewegung auf Grund wissenschaftlichen Geistes.

## Unsere Aufgabe:

Verwirklichung unseres Ideals durch internationale, soziale Arbeitsteilung

### **I.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a) Um die ganze Welt ideal und neu zu gestalten, muß unserer Ansicht nach jedes einzelne Volk in erster Linie an sich arbeiten. Wir sind Chinesen, daher sind wir verpflichtet, zuerst Jung-China zu schaffen. Infolgedessen ist die Bedeutung Jung-Chinas nicht national, sondern international. Das ist unsere 1. Aufgabe bei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eilung.

b) Um die ganze Menschheit glücklich zu machen, ist unserer Auffassung nach jedes einzelne Volk verpflichtet, kleine, schwache Völker vor Unterdrückung zu bewahren. Daher müssen wir Chinesen unseren Nachbarvölkern in Asien helfen, z. B. Korea, Indien, **Anam**, Persien, Afghanistan und Rußland, deren Not uns täglich jammert. Das ist unsere 2. Aufgabe bei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steilung.

### **II. Soziale Arbeitsteilung:**

a) Weil wir mit ganzer Kraft auf dem sozialen Gebiet arbeiten wollen, halten wir uns fern von Regierung und Reichstag. Das heißt, unsere Bewegung ist nicht politisch, sondern kulturell und sozial. Dies ist unsere, 1. Aufgabe bei der sozialen Arbeitsteilung.

b) China ist ein Agrarland, 80% der Bevölkerung sind Bauern. Wollen wir also ganz China reformieren, so müssen wir zuerst die Bauern reformieren. Daher widmen wir auf der einen Seite unsere Bemühungen der Erziehung der Bauern, auf der anderen Seite sind wir bestrebt, vorbildliche Wirtschaftseinrichtungen in einem Musterdorf zu schaffen. Dieses Musterdorf soll ganz China zur Nachahmung dienen. Eine Gesamtheit von Musterdörfern bildet das Ideal unseres Jung-China. Dies ist unsere 2. Aufgabe bei der sozialen Arbeitsteilung.

#### Unsere Mitglieder:

Da wir nicht auf dem Boden irgend einer Religion stehen, finden sich unter unseren Mitgliedern weder Buddhisten, Christen noch Mohammedaner.

Da wir an der jetzigen, politischen Bewegung in China nicht teilnehmen, gehören unserer Vereinigung keine Beamten, keine Offiziere, keine Abgeordneten an, und wir sind unabhängig von allen politischen Parteien.

Weil wir Verständigung mit allen Ländern suchen, studieren 60% unserer Mitglieder im Ausland oder sind dort als Korrespondenten tätig.

Weil wir den Geist der Bauern reformieren wollen, ist ein Teil unserer Mitglieder mit der Erziehung der Bauern beschäftigt.

Weil wir jeder Gewaltanwendung, sei es gegen Inland oder Ausland, feindlich sind, ist ein Teil unserer Mitglieder revolutionär.

Kurz gesagt, unsere Arbeit besteht darin, die Schaffung Jung-Chinas vorzubereiten. Die Schaffung Jung-Chinas ist die Vorbereitung für die Schaffung einer neuen Welt. Wir hoffen auf die Mitarbeit derer, die mit uns sympathisieren.

Vertreter der Jung-China-Vereinigung in Deutschland

K. C. Wang,

Berlin-Steglitz, Mariendorfer Str. 16, I.

Berlin, den 1. August 1922.

## 法蘭西民族之天才與其前途

周太玄

因環境的隔離，與自然征服力的晚出，當天然的將人類分隔成許多的民族。環境欲其變，遺傳欲其守，此二因子交相吸引生繫，而範成現在之所謂民族。因之每一民族因遺傳（歷史，文化，習慣。）與環境（水土，氣候，及其他經濟事情與他民族間之交往等。）之迥異，而其民族自有之天才亦各別。因天才的方面不同，於是其對於人類文化的貢獻與經濟關係亦特異。就主觀上言，每一民族皆不能免去其自尊之心而自以為遠出一切之上；然就客觀方面看來，凡在文化上已經有所表現的民族，沒有一個是衆長兼備的，也沒有一個是絕對的一無所長的。

在過去數百年前，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因物質上的阻隔因而在精神上文化上也不相諒解；在距今數百或數千年以後，人類因交通，語言，習慣，文化的密切相通，與雜婚的頻繁，將使舊日的民族間之痕跡，漸漸化亡。（或者將來人類無民族的痕跡；或者又分為舊民族混合後之數個新民族亦未可知。）惟有目前，這民族的彩色真算最分明，而民族的觀念也要算最強烈了。可是因其界綫分明觀念強烈之故，其自有之天才亦最不同而易見。

還有便是對於一民族的觀察與評判，多因各人觀察點的不同而結論各異。但是，這種結論，只可以說是從某方面看來的一部分的結論而不能用來為概括的判斷，這是最要緊的。

法蘭西民族，是個歷史較長而其經過及其分子又最複雜的民族。但就文化上說，其來源雖甚多，而最重要可數的則有三個：一是羅馬，一是高盧，一是法蘭克。其承受溶合這些舊文明，一層雖然是由文獻的受授；一

層却也由於血統的傳衍。曾有人將現代的法蘭西人的精神特質加以分析，在其中每每易於發現羅馬人高盧人及法蘭克人的特質。此三種人的特質的總合，可以說便是法蘭西人的基本質素。除此外，在最近代雖然因與外國人雜婚之故，曾加不少異族的特質，就中尤以斯拉夫人為最，但其參加之時間究竟比較的很短，所以其溶合的程度也只是部分的特有的而不是普遍的根本上。這是說歷史的經過，至於就地理及環境上的關係而言，法國自中古以來的幅員版圖即未大變，因此法蘭西人與其土地終是為一貫的厮守。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法人在海外殖民雖很盛旺，但以其人口激增不甚之故，入二十世紀以來其殖民事業僅能維持其現狀。故就地理上的關係而言，一則其本有領土自來即無甚變更，（亞爾薩斯，羅蘭兩省曾割讓與德意志五十年，今又珠還了。就此兩省現狀而言，其語言風俗雖與法蘭西各省不少顯著的差異，但差異的程度仍遠不如與德意志人比較者之大。即便以此兩省獨立自治則其與法蘭西的關係亦將如比利時，決不會如荷蘭之於德意志。）一則其殖民移住並無顯著的影響。（法蘭西之殖民只有政治上的意義而決無人口問題上不得已之情形，故其殖民事業的裏面與英德等國迥然不同；因而殖民地與其文化根本上不生何種重大關係。）因此就地理方面看來，法蘭西的文化尚比較的偏於固有的傳統的。

再進而由經濟職業生活上言，法蘭西是純粹的農業國，頗能自足。在經濟上與外國無生死存亡上的關係。其輸入以複製品多而原料品少，其輸出亦以奢侈品多而必需品少。因其係務農的民族，且務小農的民族，在生活上遂有幾種特質：第一是儉樸（有人以巴黎一部分人想像法蘭西人全體，其實未當。巴黎人口不到全國二十分之一，而巴黎人仍以農工占大多數。其生活仍與一般省民無殊，巴黎繁華揮霍的場面，大半是由外國人撐持。）蓋在一九一〇年以前，法國人口平均分配的富力尚占世界第



一位。第二是保守，(這是指生活上，至今法國平民的物質生活尚不如英德美)此因其職業恆定，不易生徼倖投機之心；收益既甚勞瘁而艱若，支出亦甚為計較。第三是進取，(這是指精神上言，世界各發明創造家中國籍的統計，法人既占多數，而文學美術上，又有特殊的榮譽。)因凡生活能自給自足而恆定者，常能具有無利 *désintéressement* (便是說不求實利，這是一切純粹科學及文藝美術成立和進取的最重要原素) 與深入的兩種特質，有此兩特質，精神上才不易墮入皮相淺嘗之弊，而能一往直前的進取。這種經濟自足，職業恆定，生活儉樸的特質，實即法蘭西人天才的基礎。

我們就歷史(即遺傳的事實)地理，經濟，生活，(即環境的事實)等上，既已知法蘭西人的本質是如何。於是我們便可以進而看法蘭西人的天才(即特長)是如何的了。

法蘭西人天才之展露，在其歷史上猶有一可注意之關鍵，即大革命是也。人類社會在歷史上所有的物質與精神上自動的總革命，再沒有過於法蘭西大革命了。他是先之以盧梭，福祿特爾，狄德何，孟德斯鳩諸人的精神上的革命與思想上之改造。使全國各級人士都了然於不安之中尙可自力另建天地，而同趨於一個“動”字。其動的感情愈烈，於是其犧牲特大而改革亦最澈底。以法蘭西大革命觀之，其使法蘭西民族真正受益；與其說在制度物質上，毋寧說在精神思想上。蓋其革命時所標之自由，平等，博愛，至今已成為法蘭西人之第二底質。此一游法國內地鄉間即可隨時隨地感覺者。(他們數十年提倡獎勵，亦真不遺餘力，這幾個字我們隨時隨地都可看見，一如貨幣上等。至於政治外交軍事上的表現，又係另一問題。蓋不但不能以概法國，且不能以概任何國也)。此其為天才展露之絕大助力，實無疑義。

因此，我們看見法蘭西人第一即是長於思想上的進取與創造。其在

歷史上已經可指數者，如在數學方面則有笛卡耳，拉剛日，J.-L. Lagrange 1736-1813 白特朗，Joseph Bertrand (1822-1900) 潘家賚，Heuri Poincaré 1854-1912 物理天文化學方面則有昂白耳，André-Marie Ampère 1775-1836 白格赫勒，A.-C. Becquerel 1788-1878 拉布拉司，Laplace 1749-1827 讓山，J. Janssen 1824-1907 居利夫人，M<sup>me</sup> P. Curie 鹿化西，Lavoisier 1743-1794 余弗耳，Chevreul 1786-1889 白德羅，Marcelin Berthlot 1827-1907 居利，P. Curie 1859-1906 在生物學方面則拉馬克，巴斯德，居維葉，Cuvier 1773-1838 古諾德白那爾，Claude Bernard 1813-1878 周累夫聖第勒爾，Geoffroy St-Hilaire (Etienne) 1805-1861 剛多勒父子，Candoll (Augustin Pyramus) 1788-1841 et Alphonse 1806-1893 布翁日雅，A.-T. Brongniart 等，皆是於純粹科學上有特殊的供獻。其中或創建一科學，如笛卡爾之於解析幾何拉馬克之於生物學；(至拉氏始發現此科之重要說明見勒當德克 F. Le Dantec 的 La biologie 的六頁) 居維葉之於古動物學，比較解剖學；剛多勒，之於植物地理學；周累夫聖第勒爾之於胎生學；布翁日雅之於古植物學。或發見科學上重要的律例，如拉布拉司，鹿化西居利夫人，巴斯德，古諾德，白那爾，白德羅等。或以科學的精神律例來解答或修正宇宙人生的大問題直接為思想上的供獻者，如潘家賚，白德羅，古諾德白那爾，巴斯德等都是人類思想上之第一流有功者。至於及今尚存的新科學家，其功績尚難說定。法蘭西人在科學上，雖有如此的成績，然而其聲譽則幾為其文哲美術所掩，其文哲美術之豐富，更不勝列數。其文哲美術在歷史上之光榮，已無論矣。即現時生存者在世界文學美術界中，亦多占最重要之地位，大哲如布圖魯 Boutrou (今春死矣) 柏格森；(現方解去其法蘭西學院之講席，專致力於其新哲學之創設。)文學作者如年歲最高而思想最新之法郎士“讓

克里斯多夫”與“混戰之上”的作者羅曼羅蘭，“火”及“光明”的作者巴爾比斯，法蘭西之易卜生之布里友；以及圖畫之波拉（今夏死矣）雕刻之羅丹，都能突過前輩獨張一幟，為世界文化上開幾條新道路。凡此種種皆係法蘭西人天才之傑，燭照一時。不啻時時說明其民族之創造天才猶方興未艾。法蘭西人在學術上人皆知其最長於數學與文哲，此三者皆係思想與學術之母，而又幾成彼等之天性。試與法人多多接近，則此種特質最易看出，此即其能進取與創造之第一原素。

第二最使我們感覺得到的便是法人在思想習慣上比較的近於大同與和平。在其歷史上雖曾出震憾一世之怪傑而為全歐侵略武力之中心，但自其第三次共和以來此種傾向已為法人之思想中間階級所不許。（且即如與拿破侖同時的幾個大文學家如沙多布里陽等即痛恨其黷武專制，而後來的文學家如雨果等亦深不滿於拿氏之行爲。）故數十年來，其海外侵略既日形衰減，而現時所有之軍額亦非全為民意所欣悅。大戰以前，在強鄰相逼戰雲將起之時，其二年兵役案，猶費若干周折，僅於開戰前二年通過之。又如大戰剛息，裁兵之聲即布滿各處。以雄才大畧之克勒滿梭自謂係勝利之母，然其鐵腕政策，竟不為國人所許，而鬱鬱以去。至今其巨額陸軍，所以尚能暫時保存，皆係軍人政客利用人民索償畏德之心理。然亦終不能持久也。至追求法人何以比較的好和平，則由於其人口增殖總率不大，國內土地物力與人口的分配不致失均而頗能自給自足。（十九世紀歐洲的殖民競爭，在英德多係有不得之苦衷，而法蘭西則純係出於二三在上者（尤以拿破侖第三）之好大喜功及歐洲之均勢。）一則因法人之個人主義頗盛，又最重現世生活，故其生活大都光明快樂而不喜戰鬪，不喜冒險，不喜凌人。試以最小事例之，如有人偶在私人廣眾，於無意中侵犯着別人，其被侵犯者，決少以非禮相還，每每笑而恕之。又如社會上相罵之事。

絕對沒有；（罵人本是中國人一種特有的惡習，在歐洲決少聽見）私鬥之事更屬罕聞。（法國大學生亦從不如德國大學生之以相鬥負傷為榮。）偷盜等事戰後雖亦不少，但決少傷人，至於劫人劫火車則更少矣，（前年有一次巴黎到馬賽火車被三人持槍行劫，法國全國大譁，因而將美國電影片大加取締，因自來法國電影多演文學作品與社會家庭生活事情，決少如美國風行之連臺偵探片。此種片子輸入法國以後，在社會上起暗示與反響甚大。）此皆可以就法國人一般的生活情形而推知其羣衆心理的傾向。至於大同觀念本係比較的，因法人無時無地不以平等博愛相勉，故其對於外國人頗不歧視。即其殖民地人民，如非洲安南等人，在法國國內其一般的待遇極禮貌極平等。（其在殖民地者又當別論。因往殖民地的法人，絕對的不能代表其本國人。又如居留殖民的法兵，在殖民地時舉動橫強，然一歸本國則為之一變。）此種習慣，實不得不謂其比較的近於大同。此皆吾人可於隨時隨地感覺到，而又比較的為法蘭西民族所特有或程度較多者。

第三其利人精神及道德之修養亦頗可述。關於此點，東西人之目標方式皆大不同。就抽象的說來，東方人，特別的是中國人的精神修養應遠非西人所及。但在事實上則恰恰相反。其原因所在說起本話長，但有一點可以特別提出的，在事實上宗教與道德修養頗有互為消長之勢，因有宗教信仰的，所賴的是信仰；而無宗教信仰的，則只有靠着自己的修養。（此種修養須於人生道德上的原則略有所得，故智識較低的人每難辦到）。以法蘭西人而論，其宗教勢力日益消滅，凡兒童在學校中均不與宗教接觸。他國中學以宗教代修身者，在法蘭西中學校則以『道德學』代之。（分兩部一部是純理道德，一部是應用道德，後者較詳。）而其最有力者則係寓言格言。（此則歸入於文學中使學生熟讀成誦）因此法國青年其幼

稚時代雖多曾受洗禮，但自入學校以後，其宗教信仰自然日形減少以至於精神上與之無關。（此則係許多法國中學生告訴我們的。）於是其行爲遂直接於道德觀念之下。（信仰宗教者，其行爲與道德之關係爲間接的，而以宗教信仰爲介。）自然有修養的需要。故就一般法人的修養道德方面看，雖與宗教仍有多少的關係。（尤以南法蘭西爲最）但因無宗教信仰的人比較他國爲多，而其民族又天然的長於文學哲學美術，故其道德修養方面頗有與中國人相似之處。（不過在法國比較均勻，在中國則只有最少數人尙有此種本領。）其人每多和靄雅緻有禮，其一生生活亦秩序規律而不全是機械的。這便與其他的民族的機械的規律生活有別。蓋其含修養，選擇，自動等種種的成分較多，故在西方民族比較起來可以算是一個特點。

我們於無意中，觀察經驗所得的法國受中等教育以上的人，其一生大略可分爲數時期：當其在受初等教育時，其精神習慣行爲多含有家庭教育的彩色。（法國人家庭中對於兒童的教誨頗多可效法之處，其一生的主要習慣都由此築基，如有禮貌，不罵人，不誑語，不好吃，等等習慣皆是。）完全天真而多少帶幾分柔順的彩色。當其受中等教育以後，能多識古人的嘉言懿行，除道德寓言等課外，即所讀之文學選文其內容亦多能注意到學生道德上的暗示。但因生理上發育正速之時，同時亦頗易染得惡習，如欺小，欺生，煙酒，貪玩，私看禁止的小說等。在此時期內爲其一身最不整飭時期，亦爲法國兒童最討人厭時期。（其所受教育此時多不能得用，不能表現。）在一入高等教育或投身社會之時，已知爲人並知生活求學，於是其中學時代的惡習漸漸斂跡，而爲一整飭雅緻之青年。在此時期內，其最普遍的習慣是模仿上等人，結識女朋友，留心生活及社會事情專心學術等。在此時期內之人，我們若一與交結所受的好感最多而

惡感最少。溫雅和悅之氣過於整飭嚴峻之氣。若在三十以後，六十以前其終身之學術事業思想均已大定，對於社會事情歷練已多，終日勞作忙碌以事其所事。此時宛如赤日中天，溫和的成分少於嚴肅的成分。重以好惡已定，派別已分，其對人接物少覺嚴重。至於六十以後，爐火純青，漸有兒時的天真，有青年的溫雅，更有中年以來所受的社會的薰陶，故法國老人，十九極可親近極可敬愛。類多壯健，美俊，且勞作忙碌，決不稍遜其青年中年時，故長壽者比較的多。

上面所述，大都是其社會上民族中的中堅人物，亦即其特別擔任了發展其民族的天才的人物。其每個人的行為習性，皆可影響其民族之盛衰存滅。我們能將此類人多於觀察一些，也即可以來斷定他們的天才與前途了。法蘭西人的天才習性我們已略知其梗概，然則他們的前途如何？

最劣等的民族，不一定便歸滅亡；最優等的民族，不一定便久盛，這是一個事實。但在理論上說來，這是否可通？這優勝劣敗的律是生物界不可避免的。試以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的歷史看來，那一種不是後勝於前。在歷史上最不適宜於生存的生物，大概現在都歸絕滅。然而在人類却每每相反。凡在歷史上，文明的民族多為蠻族所侵略以至於滅亡。這樣說來，豈不是生物通例將不適用於人類了嗎？其實不然，這其中須先注意兩個原因，一是生物學所指的優劣是狹義的，是只指生活力而言。至就人類說來，其一部分固然與生物相同，是屬於生活力的，但因其腦與手有特別的長處之故，其所謂優劣尚含有此一部分在內。二是優劣的含義雖不錯，而其所指每每為一部分一方面的。有此兩個原因故驟然看來似乎人類的事跡有很多是與生物學的自然定律相反。其實生物學上還有一件事，即是凡一種生物的生活力，或其官能，太適應了，太過於發達了，其結果將因此反致滅亡。（此種例在古動物學上不勝枚舉）這個事實，在人

類也是如此。所謂文明的民族，其所不注意的，便是他所短的，若是他所短的恰好是別的民族所長的，則二者相遇，無論前者如何文明，後者如何野蠻，在這一點上他便輸了。無論拿希臘羅馬或宋明的故事來看，他們勝敗的機樞，都在這一點上。但這個定律，可以支配人類以外的生物到底，而在人類却又有然有不盡然。何以呢？因為在人類每每又有他方面的事實將他補充了。這個事實，是甚麼，便是分工。（這種現象，在動物中也有能達到此點的，如蜂與蟻便是好例。）因為生物生活力的發展，總是顧得一面顧不得一面的。凡比較進化的生物其弊必至於某幾點特別發達。但大家若能彼此由分工而互助，則其特別發達的一點將是常有益而無損。所以某一點過於發達的危險，得分工互助的調劑而不能實現。所以覺得這個事實在人類是不全準。於是我們可以說，在現代以前，愈遠愈準；在現在已經有許多不準了，以後或者更不準，全不準，因為人類真正的進化是以人工去補充調劑那嚴酷的自然律。就中人工之最顯著的，便是分工與互助。所以人類的真正文明，是分工愈密而互助愈廣。於是我們來看，這人類當中的法蘭西民族的前途何如。（因為要說法蘭西民族的將來，不能不先說民族消長盛衰之故與人類進化的樞紐。）

就表面上看，法蘭西人有幾個最顯著的弱點，即是生育不繁，風俗華靡，與個人主義太甚。但我們可以將其逐一加以研究。第一，生育不繁是比較的非絕對的。試觀其每年出生率之統計，可見其仍在增加。不過比較的少罷了。就全盤籌算來說，人口生殖太速並不是好事。在此種情形之下，若力能向外發展，則他人將大受其影響。若不能，則因人口過庶之故，自國的經濟分配破裂必至大亂，雖有聖哲亦無從遏阻。必得經此大亂之後死人過多，經濟分配復得平均，方能相安。所以人口過庶對外對內都不是好事。此次歐戰，簡單說來不過是為各國不應當總共生

多一兩千萬人。現在他們都死了，暫時又安靜了。（獨於法國吃苦，因他們國內，並不是占不住這兩百多萬人，並且是很需要這二百多萬人。）所以以後要得世界再不有慘酷的殺人，要應該限制人口的增加，不要使出生總率與死亡總率相差得太遠，才是唯一的釜底抽薪法。所以法蘭西民族的生產不增不是壞處，於己於人都無損。（但在國家主義者眼中看來因為比別人總少幾百萬人來填炮眼或者也是恨事。）況且民族由出生率之減少以至於滅亡，不能適用於務農的民族。第二，風俗華靡一事，是法國局部的現象，如巴黎，且巴黎也是局部的，只限於三兩區。此固係社會的病象，但若有其他的方面能為之調劑，補充，也就不致成不治之症了。我們出了巴黎的歌樓舞館，我們試再一訪其農人之村，工人之窟，學者之室，以及其他大多數之平民生活。則可恍然於風俗華靡不可以概法蘭西人全體而最大多數法蘭西人實甚儉樸也。

至於個人主義太甚，此是十九世紀文明之流弊。歐洲各國皆然，試取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小說戲劇派別及目標之變遷即可看出。但個人主義，並非全然不好。歐洲賴有他的解放，才能產生今日的文明。不過在當時只見他的好處，所以崇之太過致有今日個人主義過甚之憂。但若今日大眾皆覺其可憂，則此過甚之弊不久當必有所補充救濟。此則似甚可憂而其實甚不可憂也。法國固是個人主義較甚之國，然其“精神教育不足”之呼聲同時亦最高。且個人主義過甚的弊害，是有兩方面：一方是積極的，即個人與個人間競存的關係太嚴酷逼人，易使社會冷酷無情，易使個體受社會的壓迫而作惡落伍；一方面是消極的，是個人因太重視自己現實的生活，對人對社會只看見界限而不看見關係，容易流於自私與自了。這兩層能恰如其分，便是好處；稍稍過甚，便是壞處。就現時盛旺的民族而言，英美是偏於前者，法國是偏於後者，條頓民族是偏於前者，拉丁民



族是偏於後者。總之，現代西方民族，分工有餘互助不足，界限分明而關係不密切。在此一點上，西方有心人皆覺有綜合吸收東方倫理精神的必要。西方有志之士，自命為孔夫子之同情者的人並不難於遇見。此即可見其反感一斑；亦即可見其轉機之所在。（西方不必且不能重走到東方人的舊路上，但他們既有一種反省，自不難有一種補充。）所以個人主義共有的流弊是西方人共有的病象，但就其歷史與民族性而言，他們依然還是富有彈力性的。在數百年宗教高壓與黑暗時代之後，猶且有文藝復興的轉機，則此區區主義上之擺動，不過表明人類進化的曲線道路而已，決不致由此而一往不復也。此等我們可以指出的法蘭西人最大最緊要的弱點，已經上面一一剖析，則我們猶為法蘭西人抱希臘羅馬之憂實是過慮了。

近代因人類物質方面的進步，使各民族漸趨於融合混一，已是不可免的趨勢。但在這種趨勢之下，並非說各民族皆將為平均的混合。蓋仍有因混合而其民族之文化能久存在；有的則因混合而消滅者，如希臘，羅馬人與蒙古在世界史上，均曾占有幾頁驚人的事蹟，然希臘羅馬則遺惠尚存，流風猶長，即其生活習慣品格嗜好至今尚能於其遺留之文物史料中得其端細，使千百年後之人與之宛如覩面同時，而引起人以無限之留戀欽慕。若就死的廣義說，希臘羅馬謂之至今未死亦無不可。反觀蒙古人則何如，其武功與勢力遠過希臘羅馬而年代又復較近，但其人之音容笑貌，既令人難於相像；而其文物教化又蕩然無存，並非未存，實無可存，則其炳彪一時之煊赫事蹟，何異朝菌夏雲。蓋此民族現雖尚留殘喘，說他已死亦無不可。但此還是古代的民族興亡情形，至以現代言，以一民族凌駕一世橫肆吞併雖不可能，然慢性的混一則較前獨烈。於是，依然有衰替滅絕，將無一精神文化留贈後人如印第安人者；亦有雖創收於武力，而其

文化仍屹然不動且方興未艾如德意志者，於是當此之世實有不能苟且倖存之理，亦無偶然消滅之理。因此，可以說凡一民族若有以自存之道，且在文化方面猶能節節增進供益於人類，則其民族必繁衍不死；若更時時容受異種文化，以補充其固有文化而釀造較新的文化，則不但不死，且更於文化方面永垂不朽矣。（完）



## 詩人微尼評傳

黃仲蘇

阿爾弗銳德微尼生長在一個衰微的貴族家庭裏，他的母親是位法國南方婦人，性情思想都含有溫柔清雋的成分，這却與他父親，那位曾經參與過七年大戰的北方軍人，好大喜功，驕傲自尊的性情大不相同。微尼就稟受他父母這樣先天的混合遺傳，與後天的調育，漸漸培養他成爲一個未來的超脫，高傲，倔強，悲憤的哲學詩人。

微尼也和他父親一樣，年少從軍，輟學甚早。他十七歲時（一八一四年）授爲少尉，一年之後就調遣到禁尉軍供職。從此以後這種乾燥煩悶的軍人生活就開始漸漸消滅他尚武的虛榮心，於是軍事餘閒，便學着做詩，以爲消遣。

一八二二年微尼的第一部詩集叫做‘詩’*Poèmes*的就出了版，維克多爾哥 Victor Hugo 讀了他的詩集之後，曾經寫過一封安慰鼓勵的信給他，微尼得了這樣誠懇的欣賞與同情的敦促，便愈加奮發，肆力於詩；於是四年之後（一八二六年）微尼復將他的詩集重行出版，又加印了些新的作品，合爲一集，命名叫做新舊詩集 *Poèmes antique et Modernes* 這部飽含哲學思想的詩集出版之後，頓爲法國抒情詩另闢一新境界。然而他厭惡軍人生活的心情，初不因詩之有所成就而漸減少，於是於一八二八年決計退伍，家居。他對於政治的興味也不甚濃厚！尤其藐視政客。

一八六三年微尼命運論的哲學思想漸漸成熟，於是又出了一部詩集叫命運 *Les destinées*；他一生作詩並不多，前後祇有三五十首，然而這些都是他精心結構的作品，數卷薄薄的詩集，已儘够表現他對於宇宙，宗教，人生，及藝術的種種觀念。

他的散文作品有三克馬 Cinq-Mars(1826)司待羅 Stello(1832)軍務的服役與偉大 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ires(1835)詩人之日記 Journal d'un Poète(1867) 戲劇有俄待累 Othello(1829) 昂克爾的元帥夫人 La Maréchale d'Ancre(1831)夏得東 Chatterton 等作品。我們如其有意要精細的縝密的研究他的詩，這些散文作品都很能補益我們——使我們更加了解他的思想與藝術。

微尼的文名詩名既一天天盛，於一八四六年便被選入法蘭西國家學會。後來家居，母歿妻病，常于邑不歡，死於一八六三年。

微尼的思想超脫，不受知於當時同輩的文學作家，雨哥雖然稱賞他的作品，但還不能算是他的知己——不了解他的思想。他自信甚深，竟能用他自己堅苦卓絕的精神從藝術裏去實現他所謂的詩人之天職。他說“我自信……我深信那不可解釋的天職所賜與我的一切……我信我們的內心生活應該常常與外部的境遇戰爭”(註一)“單獨的自由的完成他的使命。”(註二)究竟他所謂的天職與使命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在下面這段引譯的文裏看出來：

“你的理論，你的法律，你的制度，祇能有益於一個時代，一種民族，所以也和他們同歸於盡，消滅無餘。至於高尚的藝術之工作，却與他的精神獨立同在，並且引導這般苦惱的衆生趨向仁愛與慈悲之永不朽的公律”。

(註三)他在他的詩裏以及其他的散文作品裏常常否認一切，祇是推崇仁愛與慈悲，可知他大聲疾呼勇敢發言，無非是要人類自己覺悟什麼是我們人生的意義不可東碰西闖的入了迷途，這就是他的天職——他所謂的詩人之使命，這就是他的指導，同時也就是我們這位缺少知己的詩人的慰安。

(註一)(註二)(註三)原文均見司待羅

他是個性情複雜的詩人，感慨雖多，却又十分深沈，憂鬱悲憤的心理

每每爲他倔強威嚴的性情所淹沒。他能够應用冷靜的態度與客觀的理知去寫他的詩，並不像馬第勒完全爲衝動的情感所支配所驅使，那樣一味的呻吟嘆息，不能自止。不過我們還要知道微尼也是個飽經人生痛苦的詩人，他的高傲與倔強並不十分使他難堪，最是他那種內心的敏捷感覺，每每使他對於人生感受許多無可安慰的痛苦。我們讀他的詩，譬如聽一種悠久而遙遠，冷雋而戰慄的歌聲，祇是一味的欣賞，却沒有想到我們這位歌者已經是萬種悲哀填滿胸臆了。然而他性情高傲，儘管自己痛苦，決不示弱於人，也不要求我們無謂的同情，我敢說如其他有限淚，也必不對着我們揮灑。一點一滴都被他吞咽下去，灌溉他的藝術與思想之花。

然而微尼又何嘗忘却他的自我，他說“我所想像思索的全是爲着我。我總是慢慢的走過街道，因爲我的身體常常注意，聽命於我那談話辨論不肯休止的頭腦”。（註四）又說“每當我受了「想像」感化的時候，詩就成了我莊嚴的情人，這不是思索玩味的時候，而是敬仰膜拜的時候”。（註五）因此可知他的自我是要比較其他那幾位同時浪漫派的詩人之自我更爲深沈而偉大。他在他的詩裏拋開自己個人一生失意的經驗不提，如貧困，妻之多病，朋友之缺少，等是，專門用客觀的理知，冷靜的態度，去推論並敘述人類普遍的痛苦，這是何等的精神。他之所以崇拜詩，就是因爲他能用想像創造許多意境以表現他的思想，所以他說詩是思想的源泉，又稱詩爲思想之母。其實，他的詩也真能算得是他幽邃的超脫的強烈的透徹的種種思想之結晶。他的情感完全受支配於理知，不在他的詩裏爲他個人作洶湧的波瀾與狂熱的呼喊。這就是微尼的特性同時也就是他的莊嚴偉大處，也就是他之所以能爲浪漫派中哲學詩人之一種重要原因。

（註四）、（註五）原文見一八五二年二月九日微尼寫給他朋友卡米亞摩羅阿 Camilla

Maunoir 的通信。

微尼又贊美孤獨 Solitude 他說：“衆人之中，唯有詩人與藝術家能有幸福在孤獨的境遇裏去完成他們的使命。因為他們可以避開這個專以毀譽欺侮，引誘他們，壓迫他們，霸佔他們，束縛他們的社會”。（註六）孤獨之所以為神聖而可貴就是“因為孤獨是種種感興的源泉”（註七） Parce que la Solitude est la source des inspirations.

他這樣的稱頌孤獨，所以他又羨贊寂靜 Silence。他覺得衆人之營營擾擾，類皆自私。相與往還，卻無誠意。社會既是冷酷無情，他的個性又復高傲倔強，於是所至輒不如意，祇有逃於孤寂可以肆力於藝術之創造，他說“儒怯卑劣的野獸每每成羣出遊，唯有雄獅獨自徘徊瞻顧於大荒之中，詩人也是這樣的獨來獨往”。（註八）

微尼在孤寂中發現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孤寂賜給他些愉快——借此完成了他所謂的詩人之天職；也分與他些悲哀——他雖自己不肯在他的詩裏將失意的事敘述出來，然而我們讀他的小史，便可以知道他自從二十五歲起以至於老死，他的生命就完全消滅在這種寂寥，孤獨，憂鬱，懊悶的境遇裏，了解他，鼓勵他，安慰他的朋友簡直沒有。幸而他個性倔強，對於孤寂並不厭棄，祇有崇拜，因此用理知的推求，徹底領悟了人類普遍的痛苦，建設了他悲觀主義與忍苦主義的哲學。

（註六）原文見一八四四年詩人之日記

（註七）（註八）原文均見司徒羅

我在這篇文章裏特別選出他四首代表的作品來敘述一番。請看：

狼之死 La Mort du Loup 以一八四三年二月一日揭載於兩世界評論。有人推測這首詩的原意是脫胎於英國詩人擺倫所作 Childe Harold 一首詩中“狼死於寂靜之中” “The wolf dies in silence.” 那麼一句，以我

詩人微尼詩集

研究的結果，發現他這首詩的原意早已在一八三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寫給他朋友伯里壽 Berizeux 君信上披露了。請看：

“我們無力逃脫於命運之腳下的蹂躪。 . . . . 我已將你的思想考察了一番，我發現對於暗昧的失望祇有一種奇特的藥劑，這付藥劑便是蔑視一切。人生實在不值得什麼深思熟慮。如同我們所做的一樣 . . . . .”

微尼在這首詩裏，敘述他自己曾經參預的一件月夜獵狼的故事。他們將四隻狼都圍困在一處，雄狼知己失敗，無可逃脫，就咬着一隻獵犬，宣洩他的怨憤。他們因為要救護獵犬，於是鎗彈刀刃橫加於狼之一身，但是這隻雄狼却一點不肯放鬆，後來獵犬被咬死了，狼也因為受傷過重，倒地而亡。他雖至死，不發一聲，僅僅張開兩隻大眼，很很的望了一望。微尼就從這次狼之悲壯的死得着一個忍苦主義 Stoicisme 的教訓。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要勉強的懇切的生存於忍苦主義的最高度之上，就如同這隻雄狼在森林中所表現的一般。呻吟，哭泣，祈禱，都是同樣的卑鄙而懦怯，我們應該用力去擔負那悠久而笨重的責任，等到命運在這條生命的路程上命令我們的時候，我們也和這隻雄狼一樣，備受痛苦，不發一言，宛轉而死。（怨天尤人，徬徨無主的青年，對着這位詩人是何等的慚愧啊！）

＊ ＊ ＊ ＊ ＊

橄欖山 Le Mont des Oliviers 作於一八四三年六月一日，這首詩根據新約全書四福音中所載耶穌於就縛之前，在橄欖山上作夜禱的故事而作——耶穌出來照常向着橄欖山走去，門徒也都跟隨他。到了那地方，他就對門徒說道：“你們坐在這兒等着我禱告。”於是他帶了彼得雅各約翰同去。他忽然驚恐起來，非常難受，因向他們說道：“我心裏甚是憂

愁，幾乎要死，你們在這兒做醒着候我，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道：“如其這是可能的，你便使這個困難的時候過去”。他又說“父啊！你是萬能的，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屈從我的意思，祇要如你自己的意思”。耶穌回來，看見門徒都睡着了，就對彼得說道：“西門你也睡着了麼？你竟不能做醒一會兒麼？”又對雅各約翰說道：“總要做醒禱告，免得受了迷惑，你們如其意志不堅定，肉體也就軟弱了”。

耶穌又去禱告，說的話還是與第一次相似，回來又見門徒睡着了，因為他們實在是十分的困倦，於是他又去作第三次同樣的禱告。這一次比較前兩次更為懇切，汗珠大如雨點，滴在地上。那個買教主的猶大却帶着持火執杖的人正在此時來捉拿耶穌。

微尼就借這件故事來發揮他反對上帝的論調。他之所以在這首詩裏着力描寫耶穌境遇之困難，心情之悲哀，就是要反襯出這個裝豐作啞的上帝之忍心害理，懦弱無能。在這首詩裏，耶穌所作的禱告與四福音中所載的不同，於此隱約可見微尼仇天的私意，他簡直是代替耶穌代替全人類，大聲疾呼的埋怨上帝，咒詛上帝。

“世間充滿了黑暗，上帝竟不聞不問處之泰然。這樣的上帝定是啞子，聾子，瞎子，否則他就是毫無權力，或不願意來救助我們人類”。微尼在他的詩人之日記中曾說過：“放棄責任的上帝真是不可恕的。將來末日來到，必定是我們人類來審判上帝，決不是上帝來審判我們，從此人道必較神道更為偉大，更有勢力，因為人類中已有不少的分子能做，並且已經做了，許多上帝所沒有做的事業——犧牲一切，去救濟別人”。

他又說：“上帝不僅是昏聩，並且也極不公平，他將人類的靈魂囚禁在他的聖殿裏，偏偏無知的人類翻而歌頌這位殘忍的獄吏；他放縱許多惡魔在世間橫行，人類還要妄想他的援助以戰敗惡魔；他拒絕開恩 Cain 正當



的工作；他坐視耶穌釘死而不救；凡此種種均足以證明上帝對於人類毫無愛護的誠意”。（類似這樣的論調，都可與橄欖山這首詩中耶穌嘴裏喊出來的哀懇之辭互相參閱。）唉！人類迷信神力的醜夢何時才能醒覺呢！

米 米 米 米 米

牧人之屋 La Maison du Berger 以一八四四年七月十五日揭載於兩世界評論

這首詩命題的意思脫化於沙多布里陽 Chateaubriand 所著小說殉教者 Martyrs 第十卷中所謂“我從來沒有看見樹林角邊一間有輪的牧人之茅屋……”微尼就借這句話創作了這首詩。在這首詩裏微尼載着他的情人愛娃 Eva，趕着馬兒，拖着這間有輪的茅屋，慢慢兒走着，一面描寫眼前經過的景物，一面發揮他對於人生藝術及自然界的意見。

微尼這首詩是寫付愛娃 àEva 的。愛娃是這首詩中唯一的重要人物，這首詩是完全為寬慰她的悲哀，並且向她訴說自己的痛苦而作的。究竟愛娃是誰呢？這雖已經許多法國文學批評家的考證，但都不明確可靠。其實我們不必一定要推證愛娃究竟是誰，要知道微尼的性情既是那樣的孤僻高傲，他的情人也不免是太理想的，或太抽象的，我們祇當她是這位詩人的司藝術之女神，是他對於人生的痛苦與悲哀之化身，是他悲觀主義的安慰者，是他忍苦主義的鼓勵人。總而言之，她是他藝術的收穫者，思想的寄託人罷了。

這首詩的最觸眼之處，就是微尼咒詛「自然」的一段，他說，凡是愛娃所愛的事物，他都愛好，同時他又囑咐愛娃不要讓他獨留他一人與自然界互相厮守着，因為他實在看透了自然界，不能無所恐懼。

他說自然界曾對他講過，「我是定全無知無識並且也不聽見你們的呼喊呻吟。世人恭維我稱我作母親，其實我不過是個大墳墓罷了。我的

嚴冬殺戮種種如同是屠滅一般，我的妙春也並不感覺你們的羨贊崇拜。

「自然」雖是這般的冷酷，然而也不免有情，他看見我們人類死後的骨肉，祇是成了樹本草根的肥料，死生夢夢，何能無感，所以奉勸詩人要及時相愛。微尼於是他大聲疾呼的要求冷酷的自然界復活。我們這位詩人的確是爲人類的痛苦而痛苦，他說“我愛人類種種痛苦之偉大”——*J'aime la majesté des souffrances humaines* 然而他的哀懇之辭，也如耶穌在橄欖山上的禱告相同，皆不能上聞於天聽。正如他對自然界所說的一般，“你從不接受我情愛的呼喊——*Vous ne recevrez pas un cri d'amour de moi.*”於是不得不求慰安於他的情人愛娃。什麼都不值得他的顧慮，唯一使他戀念的祇有愛娃，我找遍微尼的史詩（他的夫人以及其他的女友情婦都不能了解他）實在尋不着愛娃的影子，於是可知詩人之偉大處正是因爲他能創造一位慰安者以安慰自己。

＊ ＊ ＊ ＊ ＊

海上之瓶 *La Bouteille à la Mer* 以一八五四年二月一日揭載於兩世界評論

這首詩是寫付“一位不認識的少年之忠告” *Conseil à un jeune homme inconnu* 微尼說他彷彿在沈寂中聽見一個薄弱的少年人之悲怨的歌聲，於是作這首詩以勉勵他。

這首詩是敘述一隊航海的人在南美洲的海洋裏遇險的故事。他們的航海爲的是要探出航線，不幸遇着逆流，將他們的船引到了火地 *Terre-de-Feu*，於是船主便將遇險的事寫了出來，並且囑咐此後航海的人千萬不可再向東行，必須往北走，方可免脫這火地逆流沈船的慘劇。於他選了一隻浮水的瓶子，便將他所寫的遺囑塞在瓶內，預備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丟下海去，以冀此後有人拾着這個瓶子，發現遺囑，他們的犧牲乃不得

成爲虛耗的了。

詩中描寫船主之勇敢，水手之悲怨，都十分的着力，船將沈沒，末日臨到的最後聚宴更是寫得有聲有色。他們在暢飲高歌之後，人人都覺得愁苦萬分，各人在酒杯裏面都彷彿看見了法國，祖國本是他們的繫心寄魂之地。有人彷彿看見他那位坐在廚房裏的年老父親，此時正在計算他離家航海的日子，他又看見桌子旁邊靠近他妹妹座位，他自己常坐的空椅子。又或有人在杯子裏看見馬賽，他的老婆此時正跑向岸邊揚起白巾來歡迎他的生返……

海裏的惡潮日漸猖獗，三百個勇敢的水手現在祇剩下了十人。船主知己無望，於是便將所預備的瓶子丟下了海去。這個滿載秘密之寶的瓶子，隨波逐浪的飄流而去，經過了許久的時候，恰好遇着一隻航海的船，那船上的水手正要放下小艇去搶這個瓶子的時候，海盜的火砲忽然大響，於是他們便丟下了拾瓶的事而逃命亡去。又經了許久的時候，這個瓶子忽然被一個法國漁翁在打魚的時候網着了，他起初不認識這是個什麼東西便拿去請問一位學者，於是這個可貴的消息乃傳遍法國，引爲科學中的至寶。

微尼就借這個故事來寬慰煩悶的青年。他以爲藝術之作品也正如大海中滿載秘密飄流無定的瓶子似的，藝術之創造者也正如犧牲自己以探航線的船主一般，我們祇要有了成績，不必營營擾擾以求聞達，茫茫大海中將來總許有漁翁這般的好事之徒發現這種心血與精神結晶而成的作品是件人間的至寶。

(我們同是這位詩人所不認識的少年朋友，我們一樣也常常在沈寂中十分感動的發出無限煩悶的歌聲，然而悲哀萬千，却求不着絲毫的慰安，我們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據以上這四首詩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微尼的思想乃是集合反抗上帝，厭惡「自然」的悲觀主義，服從命運，不避艱難，勉力擔着人生重負的忍苦主義，與努力創作，不求聞達，效忠於藝術的種種元素而成。他偉大的藝術畢竟完成了他的使命，超然獨立於同輩的詩人之外，以盡其所謂詩人之天職。



詩

江戸之春

黃昏<sup>米</sup>

田漢

原之頭

屋之角

林之間

塵非塵

霧非霧

烟非烟

晚風兒

吹野樹

低聲泣

四野裏

草蟲兒

唧唧唧

---

米 以下各詩皆選自田漢著「江戸之春」詩集(1922)

戀人啊

試爲我

唱新詞

一小聲兒

如空際

的游絲一

【私語啊

銀灰的

星光底

安眠啊

溜圓的

露珠裏】

○

○

○

## 浴場的舞踏

田 漢

朦朦朧朧的蒸氣中間

跳進來一個活活潑潑的小姑娘！

通身不着一根紗線

等着她爸爸一塊兒進浴場。

浴場裏許多浴客

個個對着她微笑；

她并不害半點兒羞

祇嬉嬉地在蒸氣中間舞蹈：

一頭溜青青的秀髮

掩着她那嬌柔的半面。

在蒸氣裏顛巍巍的瓦斯燈

照着她那蜿蜒的曲線。

阿，異國的少女啊

來浴這熱溫溫的水！

讓我——異國的詩人——

寫您那赤條條的美！

# 七夕

田漢

十年七月七日夜，月明風清，和淑曉妹坐戶塚練兵場小山上觀湧浪故鄉事，歸時清露滿衣矣。

星河悄悄流

月色涼如許！

草兒扶白露同眠

蘆葉捉清風私語

茫茫的練兵場上

輕輕籠着銀紗，

正搏搏地萬家村鼓

忽鳴——鳴地一列征車！

念母弟之無依：

願有翅而能飛。

話兒時的瑣事

忘白露之濡衣。

雖同作異鄉的旅人

也難得這樣佳的七夕；

誰把故國的鄉謠

吹入那冷冷的玉笛？



## 初冬之夜

田漢

【草木都黃落了呀！

晚風又這樣寒！

浮雲遮着月亮

看不見她的玉顏，

您爲着什麼事情

一個人站在林間？

【林間有些什麼呢？

幾枝枯樹，

樹上有一隻鳥兒

啞啞的不住——

您聽他一聲一聲地

勸您回去！

您既不回去啊

又不做聲

祇淚珠兒盈盈的

充滿了雙睛

叫我把悶葫蘆

猜不分明。

掏出一條汗巾兒  
替您揩淚  
又脫下曼陀來  
加您的肩背  
『您如何不答應我啊  
可憐的妹妹！

自小就一塊兒頑  
了無疎隔，  
况復同在異鄉  
同爲異客？  
莫因看見了浮雲  
謂月兒不白。』

月兒豈能終暗  
浮雲豈能久遮？  
正因經過了浮雲  
月兒分外的光華！  
照着人兒兩個  
相携慢慢的回家。

❧

❧

❧

## 銀座聞尺八

田 漢

強烈的光線

醜毒的色彩

車水馬龍

人山人海]

迎公子的高襟<sup>(1)</sup>

送美人的束髮<sup>(2)</sup>

這銀座街頭

那來那一聲聲的尺八?

像敗殘者的慨嘆

像遲暮者的嗚咽——

在那噪雜的交響樂中間

獨淒然而欲絕。

咳!辜負你的悲斷

奈游足之難留

試訴與中天的寒月

和京橋下的長流。

---

(1) Haikara

(2) Bokubatsu

# 咖啡店之一角

田漢

流青的瞳

櫻紅的口

墨黑的髮

雪白的手

白手慙慙斟綠酒

青紅黑白能幾時

綠酒盈杯君莫辭。

※

※

※

※

# 羅蜜歐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莎翁傑作集第二種

田漢譯

---

## 說明者登場

### 說明者

本劇單述繁華的威挪拉，  
有兩個聲威相等的世家，  
由舊怨產出新讐，  
弄得市民的手互染市民的血花。  
天教這兩個讐家的肚裏，  
降生一對禱命的情人；  
他們那顛沛可憐的失敗，  
葬了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父母的紛爭。  
他們這一段殉情的慘史，  
和他們兩親不斷的憤慨，  
除非他們兒女之死纔肯罷休，  
便是現在戲劇場兩點鐘的買賣；  
諸君若是以忍耐的耳朵清聽，  
此地有什麼缺點我們當竭力改正。

(退場。)

## 第一幕

### 第一場——公地

撒姆森和格侶諾黎——嘉普列特家的家人——邁爾登場。

撒 格侶諾黎，聽我說，我們決不可受他們的辱。

格 當然不，否則我們豈不成了賤骨頭。

撒 我是說，祇要我們的脾氣一發，就要抽出來。

格 不錯，你活着的時候，總得從頸圈裏抽出頸來。

撒 我若激發了氣，立刻就要和人廝殺。

格 要激起你和人廝殺可不容易。

撒 祇要孟塔格家裏的一隻狗都可以激發我。

格 激昂不過叫罵一會，要站住不動纔算好漢：所以，你若是激發了氣，你一定逃起跑了。

撒 他家裏一隻狗都可以激起我站住不動。我若遇着孟塔格家裏的男女我便占着牆邊的路不讓他們走。

格 這就表示你是一個軟弱的奴隸；因為要極軟弱的纔挨着牆走。

撒 這個不錯；所以女子，因為是軟弱的器皿，總被擠在牆邊：——那麼我要把孟塔格家裏的男人都推出牆外却把他家的女子擠到牆邊去。

格 可是這種爭鬪祇關我們兩家的主人和我們這些男僕的事。

撒 那是一樣的，我要做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我一面和他家的男人打架，一面要虐待那些使女；我要砍掉她們的腦袋。

格 那些使女的腦袋？

撒 呸：那些使女們的腦袋，或是她們的「處女頭」Maidenheads（即處女膜）這隨你怎麼樣解釋。

格 這祇好依受的人的感覺而定罷。

**撒** 我祇要不死，包管他們要嘗嘗我的利害；人家都恭維我是一個美男子哩。

**格** 幸喜你還不是魚；你若是雙魚，一定是一隻鯊魚。喂，抽出劍來；孟太格家裏的人來了。

風布納罕和巴爾色撒登場。

**撒** 我的武器抽出來了：你去找他們吵；我來做你的後援。

**格** 什麼！你要轉身跑嗎？

**撒** 你放心。

**格** 哼；我有一點靠你不住！

**撒** 我們要把道理拿到我們這邊來；讓他們先動手。

**格** 我過身的時候把眉頭皺一下，看他們怎麼樣表示。

**撒** 哼，看他們敢怎麼樣，我還要對他們咬我的大指頭；若是他們忍着不問，便是他們的恥辱。

[兩方對走過來，撒姆森對他們咬指頭。

**亞** 朋友，你那大指頭是對於我們咬的嗎？

**撒** 不錯，我咬了我的大指頭。

**亞** 是對我們咬的不是？

**撒** [對格白]我若說是的，道理也是我們的嗎？

**格** 那就不合道理了。

**撒** 朋友，不是的，我並沒有對你們咬大指頭，朋友；我不過咬我的大指頭罷，朋友。

**格** 你要和我們鬧嗎？

**亞** 和你們鬧！我並沒有這意思，朋友。

**撒** 你若有心和我鬧。我就來陪你：我也不弱似你。

亞 也強不過我罷。

撒 那麼，朋友。

格 快說「比他強」；那裏來了一個我們主人的親戚。

撒 不錯，我比你強些，朋友。

亞 你撒謊

彭福柳 登場。

撒 你若是一個男子，就抽出劍來。格 侶阿黎，真把你擅長的那般下忘記了。

〔兩人鬪起來。〕

彭 都不要動手，你們這些蠢東西！〔打掉他們的武器〕你們曉得什麼；快把劍收起來。

泰巴爾特 登場。

泰 什麼，你居然在這些殘忍的家奴中間抽出劍來嗎？朝這邊，彭福柳，看我來取你的命。

彭 我不過叫他們不要鬧：你把劍收起，或者拿來帶我分開這些人。

泰 什麼話，抽出劍來說和？我頂討厭這種話像我頂討厭地獄，孟塔克全家，和你這種人一樣。招架些，你這怯漢。

〔兩人也鬪起來。〕

兩家各來了好一些人和他們一起廝殺着，一時有許多市民各攜棍棒登場。

市民 1 拿棍棒的，拿鈎鐮刀的，拿劍的！打！打死他們！打死嘉普列特家的人！打死孟塔克家的人！

嘉普列特，着睡衣登場，嘉普列特夫人隨上。

嘉 這是鬧什麼？拿我的長劍來，哪！

嘉夫人 拿拐杖來，拿拐杖來！您怎麼要劍呢？



畢 畫 歐 奧 采 麗 蕭

孟塔格與其夫人登場。

嘉 我是要拿劍來！老孟塔格來了，他還舞着劍來挑撥我。

孟 嘉普列特你這惡棍！——不要扯着我；讓我去。

孟夫人 您若想和他對敵便一步也不要動。

公爵率其侍從登場。

公 你們這些好亂的臣民，平和的仇敵，把鄰人的血染在鋼鐵上的不敬神的東西，——他們不聽話嗎？什麼，噯！你們這些人，這些想拿血管裏流出來的紫泉潑熄那惡毒的怒火的禽獸，——你們若怕刑罰的痛苦，趕快把你們那鮮血淋漓的手裏的兇器丟在地下，靜聽你們盛怒之下的公爵的宣言。——老嘉普列特和孟塔格，由你們兩人幾句無聊的口角，引起了三回內爭，把我們街市上的平和擾亂了三次，使威那拿的故老捨掉他們莊重的裝飾品，（擲杖）把在太平無事中間生了鏽的古劍拿在他們的老手裏，來調解你們這生了鏽的仇恨。你們此後若再有騷擾街市的事情，就把你們的生命來賠償平和的損失。這次，其餘的人都走開；嘉普列特，你可同本爵去；孟塔格，你今天下午可到老自由市我常去的那裁判所來，本爵對於這案子還有處分。——再曉諭你們一回，怕死的，都給我走開。

〔公爵及侍從人等；嘉普列特及其夫人，泰巴爾特，市民，及僕人們以次退場。〕

孟 誰又新把這舊日的爭端惹起來的？——你說，賢甥，這亂子發生的時候你就在場嗎？

彭 我到這里來以前，您的仇家的家人早和您家裏的家人鬥着：我抽出劍來分開他們；恰合那時候烈火似的泰巴爾特，仗着劍跑來了；他口出不遜之言，當頭一劍照我砍來，却砍一個空，空氣一點也沒有受傷；祇嚇……地對他發了一聲冷笑。我們正你一刀我一劍殺着的時候，兩邊

的人越來越多，各人幫着各人那邊打，一直打到公爵來了，纔把兩邊的人分開。

孟夫人 哦，羅密歐在那裏？你今天看見他沒有？他沒有參加這次的亂子真是萬幸。

彭 舅舅，當太陽還沒有窺東方的金窗以前一時間，我被一種鬱悶的心情驅起我到外面走走；在城西一帶無花果樹的林子底下看見你的兒子那樣早就在那裏散步。我朝他走去；可是他不願近我，早躲入密林裏去了：我，拿起我自己的感情來測度他的，當時我也正想找一塊人家極不容易看見的地方，我也是一個拿起自己這煩擾的一身沒法子排佈的人，所以祇揀我喜歡的地方走去，沒有去找他，他樂得逃我，我也樂得避了他了。

孟 好幾早晨有人在那地方看見他，他的眼淚增大了新鮮的朝露，他的深深的嘆息，叫朝雲上添了更多的朝雲：但一到活活潑潑的太陽，在那極遠的東方開始撒味且女神牀上的羅帳時，我的憂傷的兒子便從光明裏逃回家來，一個人把自己鎖在房裏，關起窗戶，擋着和美的陽光不許他進來，自己製造一種人工的黑夜。若不早想好法子除去他的病源，這種怪癖一定會生出不祥的結果。

彭 舅舅，您知道他的病源嗎？

孟 我不獨不知道而且也無從知道。

彭 您曾用什麼方法去細問過他沒有？

孟 我自己也細問過他，又請許多的朋友去問過他：但是他自己的感情的顧問，是他自己——我不能確說——他對他自己瞞得這樣緊緊的，聽人家怎麼樣探聽，怎麼樣查考莫想曉得半點真相，好像一枝花蕊她的嫩葉還沒有迎風，嬌顏還沒有朝日之前早被妒花的蟲兒吃了似的。

羅 密 歐 與 朱 麗 葉

我祇要知道他的憂愁之所由生，我不惜把我所曉得的一切方法來醫治他。

羅密歐，遠遠地登場。

彭 看，他走那裏來了：請兩位老人家走開；那怕他怎麼樣拒絕我，我也要尋出他憂鬱的原因來。

孟 惟願能因你來聽出他的真正的告白。——來，夫人，我們去罷。

〔孟塔格與其夫人退場。〕

彭 早呀，表弟。

羅 今天還早嗎？

彭 纔打九點鐘。

羅 阿——阿！憂愁的時間，鬚髯要長些哩。剛纔急忙走了的是我的父親嗎？

彭 正是舅父。我且問你，有什麼憂愁延長了羅密歐的時間呢？

羅 因為沒有得到那種使時間減短的東西。

彭 你愛着什麼女子嗎？

羅 不——

彭 不愛她了？

羅 我愛她，她不愛我。

彭 阿呀，這愛神看去很溫和實際上却這樣暴虐這樣粗魯嗎？

羅 咳！愛神雖然蒙着臉可是不要眼睛也射得中他的目標！我們到那裏吃飯去？〔朝四面看〕啊呀！這裏鬧什麼來？不過你也不必告訴我，我都聽見了。這種吵鬧固然與仇恨有關係，但是與戀愛的關係更大：這簡直是一種吵鬧的戀愛！親愛的仇恨！無中生出來的有！鎮重的輕浮！嚴肅的虛榮！秩序井然的雜亂無章！鉛裂的鴻毛，雪白的煙，冰冷

的火，衰病的健康！清醒的睡，是的非！我好像一面感着愛一面又感不出什麼愛來。你不笑我嗎？

彭 誰笑你，表弟，我反要替你哭哩。

羅 良友啊，爲什麼呢？

彭 因爲想起你心裏的苦痛。

羅 實在這都是愛神的惡作劇。我自己的憂愁已經使我的心裏受不了；你還要繁殖一些，使我的心裏更痛苦了；你對我表示的這種情愛，實在於我自己過多的憂愁上更添上許多憂愁。戀愛是嘆息的氣水積成的濃煙；精煉起來，便成了情人眼裏的火花；壓榨起來，便使海水因情人的淚雨而增漲；此外還是什麼呢？是頭腦極明晰的瘋癲，是苦煞人的黃連，是甜煞人的蜜。表兄，少陪了。

[欲去。

彭 等一下，我同你一塊兒去；你若就是這樣去了，可對不住我。

羅 嘩！我連我自己都失掉了；我並沒有在這裏；這並不是羅密歐，他到別地方去了。

彭 你當真告訴我，你愛的是誰。

羅 你要我一面受苦一面告訴你嗎？

彭 受苦？那有的事。我祇教你正正經經地告訴我。

羅 逼着病人正正經經地立遺囑還不苦嗎；人家那樣難過你還要把難過的話去逼他。可是說真正的话，表兄，我愛着一個女子。

彭 我推想你是害相思，果然被我猜中了。

羅 你真是一個神箭將軍！我愛的那女子美麗得很。

彭 美麗的靶更容易射中啦，表弟。

羅 可是你却射不中那個靶：他是不會被邱阿德（愛神）的箭射中的；她

維 實 歐 奧 朱 麗 葉

秉着戴亞納（司貞節的月神）的才智，全身披着貞節的鎧甲，愛神那種小孩子裏的弱弓，一點也不能傷他。她不聽你的親蜜的話，她不睬你的求愛的眼色，她更不張開圍裙來接你那聖人都愛的金銀：阿，講到她的美，她真是富極了，不過她終是一個窮人，因為她一死，她的美也要隨之而盡哩。

彭 那麼她曾立誓終身不嫁嗎？

羅 是，她也因為這種吝嗇不知道招了多大的損失；因為她一味端莊嚴肅，倒把她的美餓死了，使她一代而絕，不能傳之子孫。她太美麗了，太聰明了；因為她太美麗太聰明使我感這樣失戀的苦痛恐怕她要薄福哩：她發誓斷絕情愛，我因為她那一個誓，現在雖然活着和你說話，早已成了一具活屍了。

彭 你信我的話；莫想她了罷。

羅 阿，你告訴我如何能莫想她的法子。

彭 祇有解放你的眼睛，去賞鑑別的美人。

羅 把凡艷看的越多反倒使我越覺得她的容華絕代了。吻着美人紅頭上的假面雖然一般的黑，但是使我們想起牠們所掩着的玉容；中途瞎了眼睛的人不能忘記他所看過的珍寶：你若介紹一個絕色女子我看，她的美在我看來保得定不成了追憶一個賽過那絕色女子的女子的紀錄嗎？少陪了：你不能教我不想她。

彭 我一定要還清這教你不願他的帳，決不肯負債而死。

〔兩人退場。〕

※ ※ ※

第二場——街上

嘉普列特，拔理斯，與僕人登場。

嘉 可是孟塔格和我一樣的具了結，罰了一樣的錢；并且我想像我們這樣老的人要保得兩家不失和，也不是很難的事。

拔 你們兩府上都是名望很高的；反弄得屢代不和，真是可悲的事。可是現在，老伯，我所求的那件事，您怎樣回覆我呢？

嘉 我祇好照昨兒說過的那一樣的話回覆你：小女現在還不曉得一點世事；今年剛滿一十四歲；至少也得等她再看兩回草木的榮枯，然後她纔成熟到可以做新婦的年齡哩。

拔 世間也有比令愛年紀還輕早已做了母親的。

嘉 可是結婚太早人也老得快些。這個地球把我的一切希望都吞去了，祇剩着她，她是我這一生頂嚮望的一個女：你最好去向她求婚罷，溫良的拔理斯，務使她的心屬你，我的意志不過一部分，還是她的同意要緊；她如果同意了，我自然照她所選擇的批准，今晚我安排開一個照舊例的大會，邀了許多我所喜歡的賓客；這許多賓客之中若承世兄光降，那麼今晚的大會越發光彩了。今晚在寒舍你可以看見許多使黑夜生光輝的地行星；并且你們這些血氣方剛的少年人當觀妝濃抹的春天接嚴冬之踵而來的時候所感的那種慰安，那種愉快，今晚都可以在集在我家的嬌花嫩蕊中間盡情享受，你把她們的容貌都過細看了；把她們的聲音都過細聽了，祇看誰的價值最高你就最愛誰：你閱人一多，那麼雖說小女也是被閱的一個，便祇充得被閱之數，入不得被愛之選了。好，隨我來。——（對下人）喂，你跑遍威挪拿；把這些客替我找來，他們的名字都寫在這裏了（交客單）你去對他們說，我們家裏今晚一定要請他們光降。

〔嘉普列特與拔理斯退場。〕

僕人 他們的名字都寫在這裏了，叫我去找來嗎？這上面寫的是，要皮匠

拿起碼尺做鞋子，要成衣匠拿起槌頭做衣服，要漁翁拿起鉛筆打魚，要畫工拿起網作畫；可是這如何是好呢，主人叫我拿起這客單去找人，我却不認得這客單上面寫的是一些什麼人的名字？這非去找找通家不可。——阿，正來得好。

彭福與羅密歐登場。

彭 嚇！這叫做以火滅火，以痛止痛；望這邊望暈了的，改望那一邊就好了，心裏愁不過的遇着新愁便把舊愁忘了。所以我勸你去害一點新眼病，那麼你的眼睛裏的舊毒包管去了。

羅 你最好敷上一點車前草葉子。

彭 敷什麼呢，你說？

羅 敷你腳脛上的爛疤。

彭 喂，羅密歐，你莫不瘋了嗎？

羅 沒有瘋，不過我束縛得比瘋子還要苦，把我關在牢裏，不把飯我吃，每天拿鞭子抽我，板子打我，而且——哦你晚上好呀，好朋友。

僕人 上帝保佑你晚上好。——我請問你，先生，你會念嗎？

羅 吶，在這樣的不幸之中我能念出我將來的運命。

僕人 光景你不要書本子也可以曉得；可是，我請問你，能念我這個單子嗎？

羅 我若懂這些文字語言的時候，或者會念也未可知。

僕人 你這位先生肯說老實話；少陪了。

羅 等一會，朋友，我會念的。

(念) 馬諦羅先生和他的夫人小姐；安塞倫伯爵和他的美麗的令妹們；維特魯渥夫人；勃拉遜先生和他的可愛的令姪們；墨枯和他的令弟華倫；我的伯父嘉普列特，和伯母大人及諸姊妹；我的慧美的姪女羅

咱麟；利維亞；華冷雀先生，和他的表弟泰伯爾特；婁，和活潑的赫侶納。」這簡直是一個美人大會：你找他們到那裏去？

僕人 去。

羅 到那裏去？

僕人 到我們家裏去赴晚餐會。

羅 你們家裏是誰的家裏？

僕人 我主人的家裏。

羅 不錯，我應該先問誰是你的主人。

僕人 現在不待你問我自告訴你罷：我的主人便是大富翁嘉普列特；祇要先生不是孟塔格家裏的人，便請來痛飲一杯葡萄酒。少陪了。

〔退場。〕

彭 這次嘉普列特家的舊例晚餐會，你所最愛的美人羅咱麟女士之外還有許多威挪拿的名花都去赴會：到那裏去；你試拿出公平的眼光來。把她的容貌和我所指示你的幾個美人的容貌比一比。那時你纔曉得你所愛的天鵝不過一隻老鴉哩。

羅 若是我這信仰堅定的眼睛會起這樣的僞念，那麼把我的眼淚變成烈火罷；這一對常淹而不死的，透明的異教徒，若撒出謊來，叫他被烈火燒死罷。世間有比我的愛人還美麗的！那看見一切的太陽，自從世界開闢以來，也沒有看過和她相匹敵的女子。

彭 噫！她的傍邊沒有第二個人，祇把你左眼裏的羅咱麟來和右眼裏的羅咱麟來較輕重的時候，自然也覺得好看；但是你若拿起你愛的那小姐，和燦爛於今晚的議會上的別幾個處女在你那結晶的天平上秤一下，那麼你現在覺得很好的那時便不覺得怎麼樣了。

羅 我同你去罷，我雖明知道沒有比她再美的，但是去看看我自己的愛人



羅 賓 歐 男 朱 麗 葉

的仙妻也可以以自慰。

[兩人退場。]

※ ※ ※

第三場——嘉普列特家之一室。

嘉普列特夫人和乳母登場

嘉夫人 乾娘，我的女兒到那裏去了？請她出來。

乳母 現在，我把我十二年間的貞潔作證，我早已去請了她了。——〔向內〕

我說，小羊呀！我說，花金龜兒呀！——決沒有的事！——這孩子到那裏去了？——我說，朱麗葉！

朱麗葉登場

朱 怎麼樣！誰喚我？

乳母 您的媽喚您。

朱 媽媽，我來了。有甚麼事？

嘉夫人 我爲這件事。——乾娘，你走開一會子，我要和她細細地說幾句話哩。——哦，乾娘，不要去：我記起了，叫你聽聽我們的商量也好。

你知道的，我的女兒已經成人了。

乳母 不錯，不待說她的年紀，我連她生的時辰都記得。

嘉夫人 她還沒有滿十四歲哩。

乳母 我敢拿我一十四顆牙齒打賭，雖說講起來可憐，我的牙齒一總祇剩四顆了，——她決沒有滿十四歲。現在隔八月初一日還有好久？

嘉夫人 還有兩個禮拜零幾天。

乳母 無論零一天也好兩天也好，總而言之，到了八月初一晚上她就滿十四歲了。我的蘇參和她——上帝安息一切基督教徒的靈魂！——是同年的：好，蘇參現在伴着上帝：我這樣的人消受不了那樣的女。可

是，我不說過嗎，小姐到了八月初一日晚上便滿十四歲；這是一點不會錯的；我記得很真。自從那次大地震以來到現在又是十一年了；她，一年三百六十天中間正是大地震那天——我永不會忘記——斷了奶的；我當時把奶子上塗了一些芥粉坐在鴿子房的牆底下曬太陽；當時老爺和太太都在曼都亞——我的記心還好哩，——可是，我剛纔說的，她一嘗了我的乳頭上的芥粉，覺得怪苦的，您沒有看見那可愛的蠢孩子啊，她發了脾氣，再也不要吸奶子了！於是祇聽得鴿子房哇喇喇的搖起來；我以為，此後也不必要我來奔波了哩。自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是十一年；她那時候已經能一個人站起來了，豈祇站起來，憑着十字架說話，她已經能四處跑動了；正是斷奶的前一天，她把額頭跌破了一塊；於是我的丈夫——願上帝守護着他的靈魂！他是一個很愉快的人——把她抱起；他說，「啊呀，小姐跌了一個仆的嗎？您若智識更多一點時，您會跌一個仰的哩。小姐，是不是？」哎喲太太，您說那個乖乖怎麼樣，她哭也不哭了，連忙答應道「是啊。」您看現在，那句笑話怎麼就成了實事！我敢保證，若是我能活一千年，我都不會忘記；他說「小姐，是不是？」那可愛的蠢孩子，馬上止住了哭答應道，「是啊。」

嘉夫人 阿，說够了；我請你不要做聲了。

乳母 是，太太。可是我一想到她會止住了哭，答應道——「是啊，」我總忍不住要笑；并且真正她那次額頭上碰的那個疱足有個小雞公的蛋丸那樣大；碰的危險得很；她哭也哭得兇；我的丈夫一說「小姐，您跌了一個仆的嗎？您年紀大了的時候會跌一個仰的哩；小姐，是不是？」她會止住哭，答道「是啊。」哈，哈。

朱 我說。乾娘，請你也止住一會子罷。

乳母 好，我不說話了。我祇求上帝保佑您！您是我所哺育過的孩子中

閨頂可愛的：我總想能够活着看您結婚，這是我的最大的希望。

嘉夫人 是呀，我今天來要和她商量的就是這個結婚問題。你告訴我，女兒，你想不想結婚呢？

朱 結婚固然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可是我做夢都沒有想到那裏去。

乳母 一件很光榮的事！我若不是您唯一的奶娘，我定會說，您的聰明是和您的奶一塊兒吸進去的。

嘉夫人 好，你把結婚問題想一想；這個威挪拿城裏的世家大族的奶奶們，有許多比你的年紀還輕早做了媽媽的。就拿我說，我當你現在還做閨女的年紀早做了你的媽媽了。因此，簡單的說，——那位武勇的拔理斯想找你做他的愛妻呀。

乳母 像那位少爺那樣的人，小姐！全世界的女子誰不愛他——他簡直是一個蠟人。

嘉夫人 我們威挪拿就是夏天也開不出那樣的花。

乳母 不錯，他是一朵花；不是說謊，他簡直是一朵活花。

嘉夫人 你的意思怎麼樣？你能愛這位紳士嗎？今晚酒席上你可以看見他：你把「少年拔理斯的臉」這卷書仔細讀一遍，玩索那自然的妙筆寫出來的賞心悅目的奇文；你把他的容貌一部一部地觀察，你看他各部的排列何等勻稱；若是這部妙書中間還有疑義的時候，你可翻他的眼睛的註解。這部愛的奇書，這個沒有裝訂的情人，祇差一幅封面來美化他：魚因為藏在海裏所以得活，形體之美因為藏着精神之美所以更可誇，滿載着金玉文字的奇書因為卸在金釧裏面所使讀者人人嘆賞：你若和他結婚他所有的榮譽同時成了你的榮譽，你并不會吃虧。

乳母 有甚虧吃！祇有得利的：女子是靠男子發育的。

嘉夫人 老實說，你到底愛拔理斯不愛？

朱 若看了覺得可愛我便愛他；但是我投射我的眼睛也不深過媽媽所允許的以上。

僕人登場

僕人 太太，客都來了，晚餐也預備好了，有人請着您，問着小姐，廚房裏還罵着乾娘，一切的事情都忙亂極了。現在我要去伺候客人；請您們快些來。

嘉夫人 我們就來了。〔僕人下〕……朱麗葉，伯爵等着哩。

乳母 好孩子，去罷，過了佳日之後又找良宵去罷。

〔皆退場。〕

幕 幕 幕

#### 第四場——街上

羅蜜歐，墨邱約，彭福柳，和五六個攜假面具的，持火把的，……登場

羅 怎麼樣，我們說幾句告罪的話嗎？或是什麼歉也不道就進去嗎？

彭 那模嚟哩嚟的時代已經過了。我們也不必扮作愛神模樣把一條披肩蒙着眼睛，拿起一張韃韃式的小畫弓，像趕鴉童子似的；去追那些小姐們；也用不着請提字的人在後面提，細聲細氣地說那一套進場的白口；我們讓他們怎麼猜就怎麼猜，祇管儘量跳一頓出來就是。

羅 給一個火把我；我是不能跳的；我心裏陰鬱的很，讓我拿着光亮也好。

墨 不。羅蜜歐，我們非要你跳舞不可。

羅 不能跳，我不是說假的，你們都有輕底的跳舞棒；我所有的是鉛做的心，把我深深地釘在地下，走不動啊。

墨 你是一個情人；你把愛神的翼借來插了，不比普通的鴉雀還飛得高些嗎？

羅 我被愛神的箭傷的太重，就借他的輕翼卒也不能飛；即算能飛，也飛

不出這憂愁之境一步：我全被戀愛的重擔子壓倒了，

**墨** 你擔着戀愛，也會被他壓倒嗎？不信那樣溫柔的東西會有這樣大的壓力。

**羅** 你說戀愛是一樣溫柔的東西嗎？那東西可粗魯極了，野蠻極了，狂暴極了，而且像刺一樣的戳人。

**墨** 若是戀愛對你粗暴，你何不也對他粗暴：他戳你時你也戳他，你就把戀愛打勝了。——給一個面具我戴上。

〔戴面具。〕

這叫做醜臉上加一幅醜臉！——管什麼，還有什麼好奇的人睬我這怪樣子嗎？祇有這突額頭有些使我害羞罷。

**彭** 來，敲門進去；我們一進去大家便跳起來。

**羅** 給一個火把我：讓那些心裏快活的少爺們用脚跟擦那些無知覺的燈心草（指地氈）去；我却被一句古話說定了；我祇做捧燭的，站在傍邊看：頑得極高興的時候便收手的纔是老手。

**墨** 喲！這真是警察用語所謂「黑褐色的是老鼠」。你若是黑褐色；我們可把你從爛泥裏，或是，對不起，從那把你淹到耳朵邊的戀愛裏扯上來。來，我們白晝點燈哩，啲。

**羅** 那不見得。

**墨** 我是說我們祇顧延挨，把火光白費了，像白晝裏點燈一樣。你們要明白我的本意，我們的判斷要把五智用五次，不像人家祇用一次。

**羅** 我是說赴假裝跳舞會去是好的，不過我不大願意去。

**墨** 那是什麼緣故呢？

**羅** 我昨晚做了一個夢。

**墨** 我也做了一個夢。

羅 好，你做的是什麼夢？

墨 你知道做夢的人是常常撒謊(Lie)的。

羅 不錯，常常睡在(Lie)床上，不過他們所夢的事情有時是真的。

墨 哦，那麼，我知道昨晚女魔王馬普一定來奔你了。她是各種妖精的接生婆；她來的時候，身子不比鄉紳的食指上戴的瑪瑙石，大叫一羣原子似的小馬拖着車在睡着了的人的鼻梁上通過；她的車輻是長腳蜘蛛的腿子做的；車蓋是蚱蟻的翼翅做的；拖車的皮帶是小蜘蛛絲做的；馬的頸帶是月光的水樣線做的；鞭子是蟋蟀的骨頭；鞭絲是豆殼的薄皮；車夫是一隻着灰色衣的蚊子沒有懶婢的指甲裏挖出來小圓蟲一半那樣大。她的馬車是一個空殼的櫃子，經太古以來專為妖精們造車的栗鼠和鱗鱗合力造成的。她排起這種儀仗每晚馳過情人們的腦海時他們便做戀愛的夢，馳過廷臣們的膝頭時，他們便做叩頭的夢；馳過律師的指頭時，他們便做謝金的夢；馳過小姐們的嘴唇時，她們便夢見和人接吻，不過因為她們的氣息染着蜜餞的香味，惹發了馬普的怒時常常下他一些起水泡的毒。有時候她馳過廷臣的鼻子，他便夢見他嗅出很好的差事；有時拿着每年納租的豬尾巴來搔牧師的鼻子當他熟睡的時候，那麼便使他夢見別一項寺祿。有時他驅車過兵士的頸上時，便使他夢見斷敵人的咽喉，夢見襲擊，夢見埋伏，夢見西班牙的名劍，夢見深有五尋的祝捷杯；於是忽然聽得金鼓的聲音，不覺驚醒了；慌駭得什麼似的，做了一兩句禱告，依然睡了。就是這個女魔王：她晚上把馬鬣編成辮子，把不修邊幅的女子的頭髮捲得亂七八糟，若是解開了又恐怕兆頭不好，就是這個鬼婆，她趁女孩子們仰臥着時，壓在她們身上教她們忍耐使她們都成溫順的婦人。就是她——

羅 够了，够了！墨邱灼，不要說了！誰要聽你這些空話。

**墨** 不錯，我原是說夢呀；腦筋閒散的孩子專會生這些無聊的幻想。幻想原是一種和空氣一樣稀薄，比風還要輕浮的東西，你看風不已經輕浮極了嗎，纔戀着北方冰雪的胸兒，一旦惱了，便一氣離開那邊轉過臉來向清露團團的南方去了。

**彭** 我們被你說起的這一陣風吹出了神；他們的晚餐也吃過了，我們再不去便趕不上了。

**羅** 我恐怕還太早些呢；因為我的心裏祇怕那還懸在星上的宿命，會從今晚的宴樂起很很地屈起他那可怕的指頭來，把什麼非命之死來斷絕我這厭倦之生哩；不過一切都讓把着我的航路的舵的上帝指引我這一葉扁舟罷。好，去，豪壯的紳士們。

**彭** 打起來，拿鼓的。

[一齊退場。

森 森 森

第五場——嘉普列特家的大花廳。

吹鼓手等着，僕人等各攜布巾收拾瑣雜的杯盤。

僕1 顏盤到那裏去了，他不來幫我們收拾？他搬了一張桌子嗎！他抹了一張桌子嗎！

僕2 一切的事都叫一兩個人去幹，使他們洗手的工夫都沒有，真不成話。

僕1 把這摺椅搬去，把這碗碟櫃移開，小心莫打破了盤子。——喂，請你替我留下一片杏仁糕；你若愛我時還請叫管門的把蘇參、格林斯通和尼爾兩姊妹放進來。——安多尼！顏盤！

僕2 呖，孩子；在這裏。

僕1 大廳上在那裏等你，喚你，尋你呢。

僕2 我們又沒有分身術。——幹起來，孩子們：暫時放活潑些，誰活得最

久的便發財。

〔皆退場。〕

嘉普列特及其他，同衆客，假裝者登場。

**嘉** 歡迎，各位紳士！這些脚指上沒有生雞眼睛的小姐們都願意和諸位跳舞：——阿，哈，各位太太小姐們！各位中間有誰不肯跳舞呢？誰不願意跳舞時，我敢發誓，那位的脚指上一定有雞眼睛。我這話對不對？歡迎，各位紳士！我少年時代也曾和各位一樣戴着假面向美人的耳邊細聲兒說故事；可是這成了過去的事了，過去的事了，過去的事了。歡迎得很，各位紳士！——來，樂人們，奏起樂來。花廳，花廳！把地方讓開；小姐們都跳舞起來。

〔奏樂，跳舞。〕

小子們，還多拿些燭來！把桌子疊起，把爐裏的火弄黑，房裏漸漸熱起來了。——阿，想不到今晚的跳舞會有這樣愉快。好，坐下，好，坐下，嘉普列特伯父，因為你我都是過了跳舞期的人：算算你我自從最後戴假面以來又有好久了？

**2 嘉** 三十年，是不會少的。

**嘉** 什麼，三十年！不會有那樣久，不會有那樣久。我們最後與假裝跳舞會是柳呻叔結婚那年，任彭貼哥斯特祭日來的好快，也不過二十五年光景罷。

**2 嘉** 不止，不止，他的兒子的年紀還比這多些，先生；他的兒子已經三十歲了。

**嘉** 你還是那樣說哩！他的兒子兩年前不還是一個被保護者嗎？

**羅** 借問你，那使那邊那位武士的手上增光的小姐是誰？

**僕** 先生，我不知道。



**羅** 哦，她的顏色簡直使滿堂的燈燭添無窮的光輝！她懸在黑夜的臉上就像黑人的耳朵上懸着美玉一樣；這種美玉非俗人所得而佩，非塵世所得而有！你看那美人在她的女伴中間，不恰像一隻雪白的鴿兒站在烏鴉隊裏嗎？候跳舞完了留神她站的地方，我要去觸她的玉手兒一下，也叫我這只粗魯的手享享艷福。我的心至今到底生過愛情沒有？眼睛呀，你說沒有！因為我今晚以前何曾見過真正的美人。

**泰** 這聲音，照這聲音聽去，這一定是孟塔克家裏的人。——小子，拿我的短劍來。什麼！這奴才好大膽敢戴着古怪的假面，偷到這里來嘲弄我們莊嚴的夜會嗎？現在，我為我們親戚屢代的家名，把他砍死也不算罪過。

**嘉** 你怎麼樣，親戚？為什麼這樣發怒呢？

**泰** 舅舅，這個人是我們的仇敵孟塔克家裏的；這惡徒他今晚是要來嘲弄我們莊嚴的夜會的。

**嘉** 他是少羅蜜歐嗎？

**泰** 就是那惡徒羅蜜歐。

**嘉** 不要管他，賢甥，讓他去：他平日處身很像一個有威儀的紳士；而且，說當真的話，威挪拿全市也誇他是一個德性堅定的青年。那怕把全市的財富歸我一人，我也不願使他在我家裏下不去；所以你要忍耐些，不要管他：這是我的意思；你若尊重我的意思，便請你拿出快快活活的樣子來不要皺着眉頭，因為與今晚的佳會不相稱哩。

**泰** 稱的，既然有這種惡徒來做賓客的時候：我決不饒他。

**嘉** 他非被饒不可：什麼！好孩子！——我說，他非被饒不可：——靜，這家裏的主人到底是我還是你？喂，你說你不能饒他！——上帝鑒臨，——你要在我的賓客中間放肆嗎！你要使我家大混亂起來嗎！你這種人！

**泰** 舅舅，怎奈這是我們一族的恥辱。

**嘉** 不要做聲，不要做聲；你真是一個信教的孩子：——這真是我們一族的恥辱嗎？——你若是這樣鬧，保不定你要受大損失的；莫怪我不說，你定要和我反對嗎？好，你就趁這時候反對。——（向來賓）阿，各位舞得好！——（再對泰）你真是一個不懂禮的人；去：心裏放平靜些，否則——（顧從者）多拿些燭來，多拿些燭來！——（又對泰）不可恥嗎！我非使你平靜不可。什麼！——（對來賓）阿，諸位祇管儘興地舞呀！

**泰** 勉強的忍耐和生性的暴怒相撞，使我渾身的肉爲這種怪應酬發抖。我姑且回去；但是羅蜜歐你這一刻子在這裏樂得好，我叫你將來吃苦。

（退場。）

**羅**（全不知他們甥舅之爭，接近朱羅秉執其平）若是我的賤手有褻瀆這聖潔的神龕之罪，那麼這兩個紅顏的香客——我的嘴唇——便請以輕柔的接吻緩和那粗莽的握手罷。

**朱** 好香客，你的貴手表示很溫雅的信念，你是這樣說未免誤怪他了；因爲聖徒們的手也許香客接觸，並且握手便是參詣聖地的信徒們的「接吻禮」哩。

**羅** 難道聖徒和香客沒有嘴唇嗎？

**朱** 有的，香客，不過他們的嘴唇是要用來祈禱的。

**羅** 哦，那麼，親愛的聖徒讓我的嘴唇照手一樣的做罷；他們禱告着，請你允許他，否則信仰會變成失望。

**朱** 聖徒是無所動的，雖說默許祈禱者的意思。

**羅** 那麼請你不要動，賜我以祈禱的效果。

（向朱。）

我的罪過便由我的嘴唇淨化了。

朱 那嗎你所有的罪過都移到我的嘴唇上來了。

羅 由我的嘴唇把罪過移給你了？哦，怨得我好！那麼把罪過依然還我。

朱 你的接吻的理由很多，好像是書本子上有的一樣哩。

乳母 小姐，你媽媽有話要和你說。

羅 她的媽媽是誰？

乳母 哎喲，少爺，他的媽媽：就是本宅的太太，並且是一個很仁慈，很賢慧，很端嚴的太太，我是你和她說話的這位小姐的奶娘；我告訴你——誰要能討我這小姐的，還可以得萬貫家財哩。

羅 她是嘉普列特家的小姐嗎？哎喲，不得了，我的命做定了仇人的欠項了。

彭 去，我們回去；已經愉快到十二分了。

羅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越加不安。

嘉 各位紳士，請不要就安排回去；我還準備着幾樣粗粗的點心。——定要回去嗎？那麼，多謝各位；多謝你們，正直的紳士；少陪了，——多拿些火把來！——（賓客將去向家人）好，我們安排睡去罷。阿，小子，今晚不是說要的，很妥了哩，我也睡了罷。

〔一切退場但餘朱麗葉與乳母。〕

朱 到這裏來，乾娘，那位少爺是誰？

乳母 是諦伯利訶的大少爺。

朱 現在正走出門去的那位是誰？

乳母 看啦，我想他是少拍特魯。

朱 那位現在隨着他們望那裏去了，不願意跳舞的是誰？

乳母 我不知道。

朱 去，問他的名字。——（乳母入）若是他已結了婚，我的墳墓便是我的新牀。

乳母 （譯）他的名字叫做羅蜜歐，並且是孟塔克家的人；就是你們家的大仇人的獨生子。

朱 （譯語似的）我的唯一的戀愛却生於唯一的仇怨！  
悔不該不知不識地早見了他的面！  
我這戀愛真生得奇怪無倫，  
我不能不愛的偏是可惡的仇人。

乳母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朱 這是我剛從一位和我跳舞的朋友學來的話。

〔一人在內呼「朱羅葉」〕

乳母 就來了，就來了！——好，我們去罷；客人都去了。

〔幕退場。〕

終 終 終

### 譯者附言：

此譯成於 1922 年居東京時，歸國後暗事映掌，無暇整理，本誌四卷一號將出版，舜生勉將此稿先行發表，因倉卒付印，譯語未妥及錯誤者知必尙多，希望閱者不吝指正，將來印單行本時當細心校訂也。

一月二十五日 田漢識

## 會員通訊

---

舜生，啓天，魯達，爽秋，儒勉諸兄：

(前略)我在美國所得關於美國的印象，遠不如在國內時所想的那樣好。一個悲觀的人無論在中國或在美國，都有促成自殺的同等機會。他們的人種問題，資本與勞工問題，宗教問題，家庭問題，那一樣不呈破裂的現象。

美國文化很難下一句總評語，因為他們的文化是因襲歐洲人的遺產，很少特創之點，所謂特創之點，亦只是擴充歐人已有的活動。近年來美國工商業發達，其影響漸及於其文化之全體，泛泛地說，美國文化可算是商務主義的文化。我敢武斷說，美國人的生活第一原理是“成功”，事事都講實際的效果。

成功原理中有三要素，這三要素可借用羅素批評美國人的話來指點：

1. Clear Thinking (指常識)

2. Clear Living (指物質享受)

3. “Pep” (full of “pep”) 是一句美國的俗語，“富有胡椒氣”，意謂孔武有力。

這三點亦確是美國人的長處，不過拿來作成功原理的內容，就不免含有危險性。

從哲學，常識，及政治三方面講起，美國人都是計較實際效果的，實際效果之獲得是成功，計較須有一種“Clear Thinking”。美國哲學之發展以唯心派神學為起點，直到現在此派已衰落，(至 Joseph Royce 之死為止)所遺留的唯心主義，多半是知識論的唯心主義，而非神學的唯心主義。

我這樣說，與美人迷信宗教並不衝突。美國近年教會派大分裂，舊派墨守舊聞，其興趣並不在神學而在實際的習慣，這種習慣是由歐洲祖先傳下來的，至於大多數受過科學訓練的青年，對於 Super natural power 的信仰已打破，所以教會派漸漸不能立足。在中國可以公然反對宗教，於社會之團結力絲毫無損，因為倫理觀念與宗教觀念（倘若有宗教觀念）完全分離；在美國則大不然，他們宗教與社會道德是息息相關的，宗教觀念一破裂，社會即不免失了重心，所以他們不信宗教的不敢公然反對宗教，我在偉斯康生大學時 Professor Otto 做了一篇反對宗教的文章，在哲學研究會宣讀，我們那次聚會甚秘密，否則此種消息一鬧出去，他的教授位置恐即不免因受社會之攻擊而動搖，即此可見宗教在美國社會上的武力。然而反對宗教者為數仍極多，他們的發洩處多在少數朋友茶話會中，或星期六小集會中。因襲的宗教勢力既衰弱，同時又不能不有道德觀念為社會生活之基礎，所以近年來社會學家者如 Ellwood 宗教心理學家如 Coe, Wright, Ames 等都公然拋棄 Supernatural Absolute 而代以 Practical Absolute。（這是引用 Ames 在西美哲學會長就任演說的話。）他們相信上帝不是超自然神，乃是社會價值的保障者。總言之，上帝不是超脫之神，乃是人羣之神，上帝是有倫理及實際的效果的。他們漸漸趨重孔德所稱的人道教。向使他們的宗教觀念與道德觀念素來是分開的，此種運動簡直可以不必有。我們從美國宗教思潮之變遷，也可看出美人文化之注重實際效果。在純正哲學方面看來，詹母士及杜威正是美人思想界的發言者，其他新唯實及批評唯實主義，亦是證明美人之 Clear thinking 一點。在常識方面，只要與美人一接觸，即知其注重此點。政治方面，只觀其“孟祿主義”應用之變遷，便明了他們政治心理與社會心理是一致的。

Clear Living 一點，非到美國來不能看得透徹，他們的物質享受，和

中國人簡直沒有比例。中國全國雖在百年內，恐亦不能有此享受且普及此享受。自然，精神安樂亦須有至少限度的物質享受，但反言之，有極舒服的物質享受，並絲毫不能減少人生的痛苦。水晶宮中亦同樣有苦惱及污濁的生活。

美國人富有俗氣，固因多沾了銅臭氣，然不好文學，不好美術，亦是主因之一。我上次在詩家谷有名的 Art institute 參觀一次，名畫實在太少，我們平常所聽稱的數幅名畫那裏都沒有，其鄙俗之氣，可以想見。美國電影通俗教育的勢力，恐怕比甚麼大學中學小學勢力還大！然除十數種有名電影之外，其餘真是俗不可耐，他們最愛看的是滑稽戲及燒房子等等。

“Pep”，他們做事有力量，恐怕與他們的體格大有關係，在這一點講來，東方人的前途大可悲觀。他們的體量及體力，中國人又和他沒有比例。中國五十餘歲人已是老者，只待就木了，他們只能算青年，平均而論，他們的學者研究時期，至少比中國學者多十年至十五年。

“In the beginning was activity” 真是他們社會生活的標語，他們富有活動力，而且有持久的精力，所以看看他們社會的實業的工作，真可驚異。他們能處處依着成功的第一原理做去，實因其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活動。再從社會生活方面看來，可以說美國人對於人的關係及生命的活動的感覺，比之中國較為敏捷。我去年冬天在偉斯康生時，有一個假說，就是 Americans are more sensitive to human relationship and more responsive to life activities than we are at home 我於是在從家裏到圖書館或教室的幾條街上，一見小孩子（自四歲至十三四歲）即呼 Halloo！這些小孩非素來相識，然必急應 Halloo！這種小實驗差不多是沒有例外的，若在中國，你大呼早啊！或你好啊！素不相識的人，必對你矇目相視，緘口無聲。總而言之，在小範圍內他們頗能顧慮到他人的興趣，They are considerate and

have the other-regarding habit. 這一點中國人實在太缺少了。這種 Other-regarding habit 從小時在禮拜堂裏受了訓練，禮拜堂裏的唱歌，輪流讀所謂聖經及背誦禱告文，都是大在家一起做的，甚至在家庭飯桌上都需留神他人需鹽及胡椒與否。所以他們的社會組織能力，處處驚人。

再資本家及工商界中人，在小範圍內亦顧到他人的些小利益，因為他們處處想利用人，不得不爾，但一到了大範圍，他們便把 Other-regarding habit 變作“成功”的祭品了！只要能成功，便怎樣大範圍的犧牲他人的興趣都做得得到，所以資本家虐待工人，傳教士厚污中國，電影公司百般捏造中國的壞現象。資本家傳教士及電影公司的大目的，無非在“Business Success”。總之我對於美國文化是贊成而又反對的，他們的文化成分頗複雜，我們須分別的贊成及反對。（下略）

東美九月二十五日

效春舜生兩兄，

效春兄給我那篇譚教育的信，好幾月前便在「少中」三卷六期上看見了，至今未抽工夫來作復，這只好自認疎懶。余家菊兄暑假在巴黎玩了兩個月。我們倆每星期必會兩次，會着便要譚一個整天。除互相交換意見很覺投契而外，他還為我稱道過許多國內辦教育的同志。他說效春兄辦事不驕不躁，細心而篤實，很令我神往。

我沒有教育上的經驗，本不敢譚甚麼教育上的理想和宗旨；不過我對於國內中小學教育抱的熱望很大，所以便止不住要發些議論——不恰當的議論。我所以熱心中小學教育，也不是我的性情特別與中小教育相近，是由於我理論判斷的結果：就是中國要求澈底的改革，非從中小學教育下手不可。效春兄在我平日議論上想已看了出來。舜生兄和太玄兄都知道我只有兩件事幹：不當中小學教師便去革命。可以說我要當中小學教



師還是爲實現真正的革命，澈底的革命起見。

根據我這樣的主觀，所以說出來的話句句都是狹義的，與效春兄對於教育上廣義的議論有些不能相入。我並不希望現在全國中小學校盡如我那樣想法辦去，我只希望“少年中國學會”將來辦幾個學校要具一部份這種精神——對於社會舊事物革命的精神——在他的教育宗旨上面。

我對於效春兄信上的議論，在大體上一點也不反對。因爲效春兄說學校與社會分不開這些話都是沒有疑惑的。我也并未曾說學校與社會是兩個東西，學生定要與社會隔離到像我家老祖宗那樣的想法。我的「中小學學生與社會隔離」的主張，明白些說，便是針對「完全適應社會環境」的教育主張而言。我覺得至少這兩種主張要有一個并重的調和辦法：社會雖然要有能與大眾過得日子的好份子，也要有超出庸衆昂頭在前面走的人物。

說到這裏，我便想起歐洲——英，法，德——教育學說上爭論的老公案了。教育學說上的理想主義(idéalisme)和實用主義(realisme)自從十八世紀以來至今爭個不休。其實在英，法，德的中等教育，這兩種主義是并重的：前者的實際注重希臘拿丁文，以多讀古英雄聖賢書爲務；後者的實際注重科學與近代語言，以多加實驗課程爲主。考察英，德，法中學校課目，對於這兩方面是毫不偏廢的，(詳見我最近在中華教育界的通訊)不過理想主義者時常要想與實用主義者爭長。因此排解的人便贊成調和的辦法：理想主義不要陷於烏託邦，實用主義不要成爲機械主義。

效春兄與我的議論，便也用這種論調來調和如何？

但我在「不要把我隔離的主張看爲絕對的」一句面外，還要請效春兄留意的：

(一)效春兄說鄉民子弟不喜歡進學校或市民對於學校不加贊助還要

攔阻，這些現象都該當在教育行政上想法子，不要混入教育宗旨，中小學教育不能一味隨着鄉民市民的好惡。

(二)學生成了書獃子，不識人情，不明世故，不懂得社會疾苦，是課本與教師該當負責任的。——至於社會意識和社會同情在學校裏面便正正可以養成了。

我最不可解的便是中小學生為社會服務這些主張。我覺得中小學生大概是七八歲到十五六歲的青年，這時候，判別力理解力都未十分成立，除讀書學見識而外，那里够得上說服務社會說改良社會，更够不上說甚麼成功甚麼失敗。以我愚見萬不要相信美國人主張以中小學校為市社中心運動的話。美國人二十歲上還多半是個大小孩子（據我個人所見），一跳一跳的，他們服甚麼務，無非鬧着好玩罷了。美國人錢多，他們的環境很好，所以他們中小學校有許多設置與主張或者都是弄來好看，鬧着好玩的（這是我的直覺）。歐洲十五六歲的中學生，據我兩年同處的經驗，十個便有九個是昏王，隨時打架玩耍，不問天高地厚。聽說這兩天外面打拳的風氣很盛，他們便隨時都在比拳打架了，遇着盤學大罵一頓了事。這樣的孩子氣，為社會服甚麼務好呢！或者中國民族比較老些，中國十五六歲的少年便已早成熟了，都是老少年，所以有服務社會改良社會的能力也未可知。

我還有不能滿意的便是反對國家觀念，不重民族精神的教育主張。一些教育家既然主張為社會利益起見來造就個人，又何獨對於國家民族這種大的社會不贊成個人為他犧牲呢？就是主張大同主義，也該當知道為世界和平起見中國人也一定要把他的民族精神振作起來才好。

總之，我以為教育不單要有應用的目的，還要有理想的宗旨；教育學說不但應隨鄉村城市而有不同，並且應隨着一時代一民族而異其主要注

重之點。

以我現在這樣學識，不敢說這一個時代的中國中等教育應具何種的宗旨，但是覺得總應多含革命的（向舊事物秩序），精神的（對形式的實用的而言），民族的，這些質素。

我是對於中小學教育毫無經驗的人，以後與效春 舜生和同志諸兄請教的日子很長咧。

李璜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大悲，太玄兩兄，

前月大悲有信來囑我抽閒做一篇關於宗教討論的文字，那時我的功課很忙，實在無暇，所以便辭謝了大悲，我很覺得抱歉。

不過我覺得以近代思想來評判宗教的好文字，在國內已經不少了——如像蔡子民先生的人種多元論(polygenie)，的說法王星拱先生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e)的說法等。——并且近日國內非宗教同盟所最注目的基督教會，實在沒有在思想上開評判的價值。基督教會在中國傳教又何嘗真正諳過教義，真正要想使人信服他的道理：初到中國的時候，不過全靠一斗米，兩串錢，去利誘鄉間愚民。中國鄉民的生活很是艱難，那里禁得起這種厚利，所以都就莫名其妙的進了教堂，喊起天主來。這與爲了三十個「得列」（羅馬幣名 denier）便把靈魂賣與沙丹（atan）是一樣的可憐啊！——天主教基督教利誘鄉民的事實，我們的老輩眼見得的很多，就在近年許多文學作品裏也描寫得很詳細。——及至這幾十年，官怕洋人，教民因此可以依着洋人的勢力不怕官。犯了罪可以不怕官，這是中國狡黠份子何等的希望，何等的高興！從此奉了教的，不但不怕餓飯，而且可以不怕官管，所以奉教的人一天天的多了起來，教堂的勢力也就一天天的大了起來。

但是在「孔子之道」還未倒臺的時代，教堂就會利誘勢迫，總把中國所謂智識界沒有辦法：不但認不得基督教是何種事物，並且還以為外國人盡是沒有文化的蠻子。幸虧，辦學校，講西學，教會才在中國智識界尋得傳教的機會！但是他們利用這個機會，還是去實行他的利誘的老法子：基督教青年會便在各處設立起來，內面有打球場，閱書室，洗澡堂，會餐處，甚至於剪髮店，寄宿舍，只要是智識界日常娛樂和起居所必需的設置，都幾乎應有盡有，都並且有便宜可尋。智識界的青年希圖這種便宜便加入了。——這個與鄉愚希圖兩串錢一斗米的心理實在沒有分別！——基督教青年會會友自以為他們是為打球，閱書，吃便宜的西餐，洗便宜的盆湯而來，其實他們豈不知基督教青年會明明是為傳教而設的？他們既然有時因為希圖便宜，願意去做那種「查經」「祈禱」的勾當兒，不獨教會當然要認他們為信徒，就是外面看見這種行為的人也不能說他們不是教民。

教會便由此與中國的智識界青年結了緣法！這可以說是教會利用人類的一種弱點——好便宜，也可以說是中國青年智識界有一些眼小。

所以我們常說：反對教會的勢力，要在這些事實上注意，不是在學理上，因為基督教會並沒有真心在傳佈教義，國內教徒也沒有實在了解他的教義的。

只怪我們各大城裏公共適當的娛樂場所太少了，或竟自沒有這樣的設備。以至於使我們一些青年不得不去討基督教青年會的便宜；有時漸漸因為這點便宜，便賣了靈魂！教育家，政府與主張改革市政的人，都該當特別留意！

\* \* \* \* \*

至於要在宗教的本身上來說話，便先要將出發點和態度弄清楚。

國內現在關於宗教的言論和主張大概分兩種：一種是反對教會的教

士來干涉教育——如蔡子民先生的演說便全是這個意義，——或是譏評教會與資本家通同作惡——如陳獨秀先生的論調；——這兩種的出發點都指定的是教會。他們根據以往種種事實，認得教會是造惡因而且不適宜於民主精神的一種社會，所以願意明明白白與他脫離關係。

一種便是在宗教的本身上來立論的，——如梁漱溟王星拱諸先生，不過我以為梁漱溟先生說話所取的態度最好，——雖然他是肯定宗教的——因為梁先生開口便說：“現在去說宗教，這完全出於特殊的宇宙”。（見少年中國月刊宗教問題號上卷）他既認明宗教是特別一種社會，所以他始終的態度是對於這個社會說話，不去東拉西扯，隨便取喻，因為「宇宙不同」，「條件不同」，「材料不同」，那能隨便說呢。

因此我最不敢贊成梁任公先生那種評宗教的議論，（見時事新報學燈欄五月八日）因為他開腔就為宗教下了一個茫無涯涘的定義：“宗教是各個人信仰的對象”。這個直率的定義已經有大部份在論理學通不過去；況且他還又加上了一番解釋，說信仰的特徵是：“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為信仰犧牲別的，斷不肯為別的犧牲信仰”。這個那能算是宗教社會的特徵，如果指普通一切信仰的行為，恐怕中國人裏為別的而犧牲信仰的人多着咧！

所以到中間，梁先生便越說越遠了！一個男子愛戀一個女人這也是宗教的信仰嗎！屈原跳下水去與保羅釘在十字架上，也是一樣的宗教的信仰嗎！並且他先生列舉許多歷史證據，日常事情，只要是有信仰的對象，便稱他“和一般教徒所信的教無二無別”。有前面那樣茫無涯涘的宗教定義，當然有這樣不切事實的結論。

這種論法至少有很明白的兩個錯誤地方：（一）是方才所說過的他先生沒有認清楚宗教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他的宇宙不同，條件不同，——他有

他的一定的教律和儀式，不能夠用任何種的信仰事情來一概而論。(二) 宗教信仰的生活既有他的特殊形式，又有他所依附一種特殊的力量。做宗教生活的人自己常覺得有一種力量將他扶着，為教外人所不能了解的，他們無論到何種境界，都覺着這個力量。因此耶穌，保羅上十字架的情況是絕對不與屈原下水的情況有同樣的境界的。境界既已不同，那能彼此相喻！

推梁先生的意思，他既然費了許多的說法和比方，來把宗教的作用硬說成完全是積極的，他是想拿宗教信仰的精神來實用於人事。所以梁漱溟先生會說他硬想把佛教造成入世的，是不認得佛教的本質。(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大意如此，我不記得原文了。) 豈但佛教是本着向後退的精神，就是耶穌教也是否認這個現世界的，——這是說耶穌教的本身不是說基督或天主等教會。

梁先生既自稱為非宗教者，覺得該當先求了解宗教這種特殊生活。

如果直說宗教就是信仰，簡直反而把宗教取消了，抹殺了！

我在晨報上(五月七日和五月八日附刊內)還看見屠孝實先生的「科學與宗教果然是不兩立的麼？」。屠先生究竟是一個哲學教師，所以他下的定義也比較周到一些；他從心理學方面去尋宗教的立腳地，從價值判斷論上去說明理想的內容，確是能盡他哲學教師的本分。不過到後來，因為屠先生取了那「鍾馗嫁妹」的比喻，又說宗教的理想是除去理智的差別態度，——多少譚宗教問題的人乃至於屠先生，都先將感情理性兩面嚴立起界限，人固是感情的動物，但同時也是理性的動物，那里分得像說話那樣的清楚，——於是便覺得成了象徵主義(symbolism)的宗教說法。所以他說：“如果把「上帝七天裏創造世界」能作理想實現，復經過人格的努力的意思，便不成問題了”。這未免太否認宗教的現實了，所以他終不免

同梁任公先生一樣的趨向，說科學的最後信仰也帶有宗教性。

屠先生或者一定要說：“這是玄學問題，怎麼不該用象徵方法來說明呢？”我很願意，也很知道這是玄學問題。但我以為玄學的討論有兩種：一種是憑空去造一種理想的真實，來解釋經驗的真實；一種是就着實事而生的一些理想方式；不含宗教性質的理想或者多偏於前一種，既成立為宗教的理想便覺得偏於後一種了。所以解釋宗教的存在理由，覺得不能專用象徵主義的說法。頑固的宗教家所以要反對屠先生，——或者不頑固的宗教家也要反對，因為屠先生把他們一種宗教的特性和現實都一概抹殺了。沒有特性和現實，便當然沒有種別，那嗎，信這個也可，信那個也可，——因為各種經典都無非是同義異形的寓言，——這一來，宗教的神話便完全失了他本有的價值了。宗教家焉得不完全反對屠先生的理由呢？

太玄寄我的民鐸雜誌第三卷第二號；叫我看嚴既澄先生對於少年中國宗教問題的批評，我至今才有工夫來看了兩遍。嚴先生說話，聰明而含蘊，很適合批評家的態度。不過我對於嚴先生所有不滿意的地方，還是同對於一般譚宗教的一樣，太把理知和情感分得清楚了。嚴先生說：“近今少年氣盛的人大都推崇理知，蔑視感情，真有欲殺絕他的氣派”。我覺得，照嚴先生的說法“拿理知來壓抑感情，是永永辦不到的事情”，又未免太蔑視理知了！嚴先生要知道世界之所以能進化到今日，都全靠理知壓抑感情的效果。人類何以要用理知來壓抑感情，這是人類用着感情去上的當太多了，由經驗之後，自然而然要這樣辦：要這樣靠着理知在前面走，就是為怕走錯了要後悔的原故，並不見得“誰辦了也要後悔”。

嚴先生通篇議論的缺點，就是首先立個目標，不要拿理知來評量情感，科學來干涉宗教，而處處又自己犯了這個目標，所以議論中間，便呈現

出矛盾的現象。

如像他批評梁漱溟先生的話：“必滅絕所以生者然後得死”，他說：“據近代生理學的證明，輪迴的設想大概已不能存在，梁先生這一句話又有何根據呢？”這句“必滅絕所以生者然後得死”是佛教的根本觀念，並不是梁先生的私人之言；佛教又那里管得甚麼生理學的證明！嚴先生沒有立着身子在宗教裏面去說話，——明白說，就是沒有了解宗教的生活，所以覺得科學已經指明的東西，不能掩耳盜鈴去相信。如果嚴先生相信宗教的特殊宇宙，便不這樣說了。所以我前面曾說討論宗教的人須注意他的態度，就是說不管信教自由者，非宗教者或非非宗教者，都該當先了解真有宗教信仰者的內心生活；站在他裏面去說話，然後無論贊成反對，都才不致有隔靴搔癢之病。

去年我們學會研究宗教問題的時候，我便有這種感覺。及至近來讀了一些敘述世界各種宗教生活的書，更覺得國內贊成或反對宗教的議論，都不大十分打得痛處。如果本着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來反對教會，——如前面所說的第一種——那簡直是天經地義，沒有別的話說；如果要對宗教的本身說話，我們該當先留意立腳的地點。

我本沒有先打定主意要與你們倆說這一長篇話，因為課畢，看國內寄來報紙，同時看着梁屠兩先生的議論，又在民鐸上看見嚴先生的批評，所以引起我不知不覺的寫了起來。大悲看了之後，請寄太玄，你們倆如不滿意，儘管批評。

祝你們假中安樂。

弟李璜十一 七，二十二。



## 附 錄

### 本會會員最近通訊地址一覽

- 周太玄 M. Tchén, 11 Ave. Buisson Bertrand, Montpellier, France.
- 李勛人 M. Li Kijen, 11 Ave. Buisson Bertrand, Montpellier, France.
- 周曉和 M. Tchéjého, 11 Ave. Buisson Bertrand, Montpellier, France.
- 何魯之 M. Ho Loutze, 39 Rue de la pointe La Garenne Colombes (Seine)  
France.
- 李 璜 M. Li Howang 何魯之轉
- 黃仲蘇 M. C. S. Hwang 何魯之轉
- 許德珩 M. T. H. Chu 何魯之轉
- 陳登格 M. T. C. Cheng. 何魯之轉
- 曾 琦 M. Tsen; Ki 何魯之轉
- 胡 助 M. Fu Tch, 何魯之轉
- 趙世炎 M. Chou Chiyen 何魯之轉
- 王光祈 Herrn K. C. Wang, Berlin Steglitz Mariendorfer str, 16<sup>I</sup> bei Triebel Deutschland
- 張夢九 Herrn M. K. Chang, Berlin Treptow, Stuck str 7 (Bei Frau G. Schmidt) Deutschland
- 宗白華 Herrn Beward Chun, Deibniztrass 82<sup>11r</sup> Charlottenburg Berlin
- 孫少荊 Herrn S. K Süen (bei Hegele) Schwälmer str. 11<sup>II</sup> Frankfurt am (west) Deutschland
- 魏嗣鑾 Herrn Wei Si Leau 王光祈轉
- 沈 怡 王光祈轉
- 湯騰漢 王光祈轉
- 余家菊 Mr. C. J. Yü 150, Mallinson Road Clapham Common. London S.

W. H. Englund

- 徐彥之 Mr. Y. C. Hsu 余家菊轉  
陳寶錫 Mr. P. N. Chen 余家菊轉  
方東美 Mr. T. H. F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io. U. S. A.  
惲震 Mr. G. C. Yun 1119 Walnut Av. Wilkinsburg, Pa. U. S. A.  
劉衡如 Mr. K. C. Liu 23 S. Mills st. Madison. Wisconsin U. S. A.  
王崇植 Mr. C. C. Wang 103 Nott Terrace Schenectady, N. Y. U. S. A.  
趙崇鼎 Mr. C. T. Chao, Mass. Agri. College, Amherest, Mass, U. S. A.  
康洪章 Kang Hung-Chang 2600 Etna Street Berkeley, Calif, U. S. A.  
孟壽椿 Mr. H. C. Mun 康洪章轉  
張開天 Mr. W. T. Chang 康洪章轉  
郝坤巽 Mr. K. S. Ho 康洪章轉  
康紀鴻 Mr. G. H. Kang. 康洪章轉  
董啟泰 Mr. C. T. Ton 康洪章轉  
周炳琳 康洪章轉  
袁同禮 康洪章轉  
雷國能 康洪章轉  
鄭伯奇 日本京都帝大文學部  
周佛海 日本京都帝大經濟部  
沈懋德 日本京都帝大理學部  
李初梨 日本熊本第五高等  
蘇甲榮 北京松公府夾道七號  
黃日葵 北京松公府夾道三號

本會會員最近通訊地址一覽

- 李守常 北京大學  
陳仲瑜 北京松公府夾道七號  
章志 北京松公府夾道七號  
鄧仲瀨 北京大學  
劉仁靜 北京大學  
劉拓 未詳  
李儒勉 南京鼓樓金陵大學  
段子燮 南京東南大學  
王克仁 南京南高附屬中學  
邵爽秋 南京南高附屬中學  
穆濟波 南京南高附屬中學  
陳啟天 南京高等師範  
阮真 南京高等師範  
曹錫 南京高等師範  
沈昌 南京東南大學  
謝循初 武昌高等師範  
陳愚生 四川重慶富川儲蓄銀行  
楊效春 四川重慶第一女子師範  
譚代英 楊效春轉  
盧作孚 陳愚生轉  
張明綱 陳愚生轉  
彭雲生 陳愚生轉  
劉泗英 四川成都西南公學  
李曉舫 四川成都支磯石街八號

<u>楊賢江</u>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u>常道直</u>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u>左舜生</u>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編輯所
<u>田漢</u>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編輯所
<u>吳保豐</u>	上海浦東浦東中學
<u>沈澤民</u>	楊賢江轉
<u>高尙德</u>	未詳
<u>金海觀</u>	曹芻轉
<u>朱自清</u>	浙江台州第六師範
<u>蔣錫昌</u>	未詳
<u>朱鏡宙</u>	廈門中國銀行
<u>雷寶華</u>	未詳
<u>涂淵輿</u>	未詳
<u>趙世燭</u>	未詳
<u>芮學曾</u>	山西太原上馬街二十二號
<u>趙壽人</u>	安徽六邑中學
<u>葛澧</u>	未詳
<u>梁紹文</u>	未詳

### 附 白

- 一、凡地址未詳者，請通知本月刊編輯處，以便下期補入。
- 二、有錯誤或遺漏請來函更正。
- 三、李思純君已函評議部自請退會，王德熙君因在四川擔任知事職務與本會宗旨不符，已由評議員蘇甲榮君提議，評議部多數通過，請其出會，故此表均未列入。

# 新 中 學 教 科 書

## 初 級 古 文 讀 本

全 三 冊 第 一 冊 四 角

- 一、吾人對於初級中學之國文科，主張分用五種課本。如下：
  - 甲、古文讀本
  - 乙、近世文課本
  - 丙、國語文課本
  - 丁、古書
  - 戊、近世名著
- 二、本書全三冊，供初級中學三年講讀古文之用。
- 三、本書所選之文，均淺顯易解，可資模範者。
- 四、略述作者生平事實，以為高級中學習文學史之預備。
- 五、每篇之後，有詳注。所有文中之字，詞，成語，及事實，難解者均一一音注。
- 六、本書用新式標點。

### 初 級 本 國 歷 史

全 二 冊 各 六 角

本書備中學初級之用。特色有五：一、淺顯明白，可與小學銜接。二、注重與文化及生活上之關係之教材，一洗從前帝王家譜及相斫書之弊。三、分量較少，易於授完。四、附彩色沿革圖，極便檢查。五、用新式標點。

### 初 級 本 國 地 理

全 二 冊 各 六 角

本書備中學初級之用。特色有六：一、淺顯明白，可與小學銜接。二、先地誌，後通論，學生易於領悟。三、注重都會交通物產等，與從前羅列地名儼若帳簿者有別。四、分量較少，易於授完。五、附彩色地圖，極便檢閱。六、用新式標點。

新 中 學 教 科 書

美國理科學士上海大同大學校長胡敦復 清華學校大同大學教授吳在淵 編輯

新中學  
教科書

算 術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美國天算碩士前滬東中學校長北大北高教授教育部專門司長秦汾 編輯

新中學  
教科書

代 數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美國理科學士上海大同大學校長胡敦復 大同大學清華學校教授吳在淵 編輯

新中學  
教科書

幾 何

布面精裝一冊 印刷中

英國工學碩士前北京大學預科學長工科學長代理校長胡仁源 編輯

新中學  
教科書

三 角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八角

數學在中學校，實占重要位置；而教科用書，殊鮮善本，實為遺憾。上列四書，均出第一流學者之手；學說既新，文筆亦暢；復經逐題演算，悉心校勘；堪稱最適用之課本。

新 中 學 教 科 書

算 術 習 題 詳 解 全 一 冊 四 角

新 中 學 教 科 書

代 數 習 題 詳 解 全 一 冊 六 角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

# 新 中 學 教 科 書

新 學 制 初 級 中 學 適 用

植 物 學

全一册 八角

動 物 學

全一册 九角

生 理 衛 生 學

全一册 九角

礦 物 學

全一册 九角

浙江第四中學校長上虞宋崇義先生，久執中學教鞭，以中學博物教科用書，非過於繁重，即多所漏略，乃就研究所得，益以多年經驗，編成上列四書，綜其特色，凡有四端：程度淺，適與小學六年銜接一也；說理明，無艱深晦澀之病，二也；學說新，無承襲舊說之弊，三也；編制善，有銜接聯絡之長，四也。復經

美國佛諾利達大學農學碩士  
北京農業專門高等師範教授

陸費執先生 (植物)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美國本尼文尼大學衛生學博士  
北京協和大學高等師範教授

謝恩增先生 (動物生理)

德國勿蘭堡大學地質學士  
北京大學高等師範教授

王烈先生 (礦物)

悉心校閱，用上等西洋紙精印，字跡清楚，圖畫明晰；（並有五彩圖）布面精裝，堅固美麗，實最新出最適用之中學博物教科書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二 月 出 版

# 新 中 學 教 科 書

本書用演進法：課數較多，而每課甚短；生字複見，次數極多。教材活潑有趣，句法反復變化，既可提起興趣，更便會話及作文之練習。

新中學  
教科書

## 初級英文讀本

沈 彬 先 生 編

第一冊 定價六角  
第二冊 印刷中  
第三冊 印刷中

新中學  
教科書

## 初級英文法

王 寵 惠 博 士 編

第一冊 定價三角半  
第二冊 印刷中  
第三冊 印刷中

學外國文，當以文法為鑰匙。向來英文法課本，多依英美印度成法，我國學子不易獲益。本書不拘拘於文法科白，將文法與作文合為一爐。學者可得事半功倍之效。



評校  
音注

續正  
古文辭類纂

姚氏正古文辭類纂爲研究古文者必備之書坊本雖多訛奪殊甚是書據最近徐氏精校本姚氏原評外有真西山歸震川方望溪劉海峯梅伯言曾濬生張廉卿吳肇甫諸先生之總評眉評復由吳興王均卿沈伯經兩先生勘審數過詳加音注圈點附增評語兼撰作者小傳三易寒暑始告成又王氏之續古文辭類纂上紹姚纂切近易學闡誦宜先亦經王均卿王楚香蔣殿襄三先生詳加圈點評注音釋與姚纂一律璧合珠聯益臻美善 樣本函索即寄

預約簡章

- 一、(評校音注)姚氏古文辭類纂全書計九百餘頁共十六冊定價四元預約二元
- 二、(評校音注)王氏續古文辭類纂全書計四百餘頁共八冊定價二元預約一元
- 三、二書同時於民國十二年陰曆正月月底出版預約正月十五日截止
- 四、郵費 正本……國內各行省一角五分 續本……國內各行省七分半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

全二十四冊定價五元 特價二元八角 郵費每部二角

姚惜抱古文辭類纂選擇精審體例完善治古文者翕然宗之王氏續選繼起有清中世之文略備惟近代之文去吾人愈近研習愈亟而選本缺乏學校教課學子研究均覺不易搜羅難窺全豹諸暨蔣瑞藻氏勤於讀書見有可資諷誦之文字輒手書之積之數年蔚成大觀本局商取手寫稿本付諸石印以應社會之亟需

著錄各名家一覽

- |     |     |     |
|-----|-----|-----|
| 薛福成 | 黎庶昌 | 張裕釗 |
| 吳汝綸 | 王先謙 | 楊 峴 |
| 黃遵憲 | 孫詒讓 | 譚嗣同 |
| 王闓運 | 嚴 復 | 易順鼎 |
| 繆荃孫 | 劉師培 | 陳寶琛 |
| 沈曾植 | 康有爲 | 林 紆 |
| 廖 平 | 唐文治 | 陳三立 |
| 鄭孝胥 | 張 謇 | 蔣智由 |
| 章炳麟 | 梁啓超 | 馬其昶 |
| 樊增祥 | 吳增祺 | 羅振玉 |
- 此外尚有百餘人不具錄

# 竹簡齋 二十四史

## 發售預約

二十四史為史部中堅實研究歷史及文學者必備之書光緒之季竹簡齋取殿本二十四史四頁合裱一頁影印發售四開大本頗為學界歡迎惜存書早罄無從購覓原底現歸本局爰加工精印四開大本字跡明晰加印書根瀏覽檢查攜帶皮藏均極便利印有樣本函索即寄【注意優待】在民國十二年一月底以前預定一次繳足者照預約價九五折計算

## ▲預約簡章

- 一、本書共一萬八千四百餘頁計二百冊
- 一、預約實價連史紙售洋九十元 有光紙售洋五十六元
- 一、加印書根不另取資
- 一、預約先繳半價給預約券一紙取第一期書時續繳清楚 願一次繳者聽
- 一、預約期限以民國十二年三月底截止
- 一、書箱兩大只連架共洋十四元但外埠不能郵寄如要布套加銀四元
- 一、出版分二期 十二年十月第一期書出版計十五史 十三年四月第二期書出版計九史
- 一、郵費 國內各行省五元 蒙古新疆四十元 一次交足 日本朝鮮五元 香港及各國廿七元

中華書局出版

新文化叢書

達爾文物種原始

四版 四册 一元八角

赫克爾一元哲學

四版 二册 一元二角

菲里維農業政策

再版 一册 八角

菲里維工業政策

新版 一册 一元

以上四書均馬君武博士所譯

書中(76)

THE YOUNG CHINA.

民國十二年三月出版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定價	郵費		等第地位	廣告	
		日本	外國		特等	普通
一册	一角五分	一分半	六分	一期	一面二十元	半面十一元
半年六册	八角	九分	九分	三期	一面廿六元	半面十五元
全年十二册	一元五角	九分	九分	半年	一面七十七元	半面三十五元
		一角八分	三角六分	全年	一面一百三十元	半面五十五元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全年	一面一百九十元	半面一百元
		一角八分		全年	一面三百八十元	半面一百元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及論前)其餘為普通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 教育用書二十種

兒童與教材

四版 鄭宗海譯 定價一角

幼稚之意義

新版 王克仁譯 定價一角

幼稚園課程研究

新版 唐毅譯 定價三角

小學地理教學法

三版 薛鍾泰著 定價一角半

德育問題

再版 邵爽秋譯 定價一角半

教育文存

再版 陸費逵著 定價六角

教育叢稿

再版 李廷翰著 定價一元二角

英語教學法

新版 張士一著 定價一角半

道爾頓制概觀

舒新城編 印刷中

初等教育設計教學法

沈有乾譯 印刷中

教育心理學大意

五版 廖世承譯 定價八角半

思維術

五版 劉伯明譯 定價七角

個性論

新版 舒新城譯 定價二角

德育原理

三版 元尙仁譯 定價二角

學校與社會

三版 劉衡如譯 定價三角

美國教育概覽

再版 汪懋祖著 定價八角半

孟祿博士教育討論

再版 胡適陳寶泉陶知行編 八角

中學訓練問題

再版 陳駿天編 定價一角半

圖書館簡說

新版 蔡榮編 定價一角半

兒童論

三版 余家菊譯 定價一角半

全國教育界諸君必備的參攷書